

年

卷

期

第

2

第

1-4

中央亞細亞

第二卷 · 第一期

- | | |
|----------------------|----------|
| 古代希臘人關於中亞和中國的知識····· | 吳祥麒 (一) |
| 黃帝與堯之傳說及其地望····· | 孫作雲 (一三) |
| 漢代文物的西漸····· | 姚鑒 (二二) |
| 中央亞細亞概觀(續完)····· | 王謨 (三〇) |
| 新疆二魚之記載····· | 張春霖 (三六) |
| 新疆礦源及其重要性(下)····· | 尹樂心 (三八) |
| 西藏教育鳥瞰····· | 青麟 (五三) |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古代希臘人關於中亞和中國的知識

吳祥麒

「中國」兩字，最初出現於歐洲文學上者，據一般人所信，正在基督教紀元開始的時候，即在紀元前第一世紀初米爾地方絲的貿易開始之後。然中國之見知於歐洲者，恐不在當時，距此五六百年前歐洲人已由中亞細亞的商路而得知中國者，如普羅可尼塞斯（Proconnesus）之亞里斯底亞斯（Arrian）於其所著的亞列馬斯庇（Arrian's Peri）中，曾有一部分述及中國之事。

亞列馬斯庇這部書，除德齊士（Trogus）所保存的一部分外，可惜不久即失傳。希臘史家希羅獨得斯（Herodotus）於研究斯科太人（Scythians）的起源，曾把該書內容的一部分摘要出來，使今日的我們，還得窺知其一二。斯科太人係一種游牧人種，飲馬乳，以車爲家，在希臘獨得斯時代，勢力極盛，自頓河（Dan）直至加爾巴底山（Caucasus）間的大草原，皆爲其所據有，而與黑海北岸的希臘諸城市爲鄰。希氏曾論及關於此種民族的起源四種不同的說來。其第一二種與我們現在的題目無關；不過是指地尼伯河（Danubius）下流的從

古代希臘人關於中亞和中國的知識

事農作的人民而言；他們並不是真正的斯科太人，不過被斯科太人所征服，而希臘人常不予分別，混爲一談。其第三種才關於真正的游牧人種的斯科太人，這似乎出自自己的傳說；據這一種說來，「游牧人種的斯科太人住居於亞洲，因受馬賽凱底人（Macedonians）的壓迫，始渡阿拉斯克斯河（Araxes）進入雪默利亞人（Gimurian）所居之地；因斯科太人現在所居之地，相傳即前曾屬於雪默利亞人者也」其第四說，即如亞列馬斯庇中之所述者，其大意如下：「亞里斯底亞斯乃係普羅可尼塞斯之人而爲開斯脫拉別斯（Cathartes）之子，於其所作之六韻詩中謂其受阿普羅（Apollo）之靈感，而有遊歷至伊西頓（Issodon）之舉；又謂在伊西頓人之外，住有一種獨眼之亞列馬斯庇人（Armanth），於此種亞列馬斯庇人之外，則住有一種半獅半鷹之怪物，而於此等怪物之外，又有黑治傑立亞人（Hyphreans，即極北人）居焉，其居地則直至海濱；此等人民除黑治傑立亞人外，莫不交相征伐，而此征伐之端者，定爲亞列馬斯庇人；伊西頓人

見逐於亞列馬斯庇人，斯科太人則又見逐於伊西頓人，而住於南海之雪歌利亞人受斯科太人之壓迫，遂棄其所居地。」

就表面看起來，這一段所說，如獨眼人及半獅半鷹的怪物之類，未免太為荒誕，近代學者都不重視之。然若根據古代希臘羅馬及中國的典籍，考古學上的線索及地理上的知識而予以嚴密的考察，則不難得知亞里斯底亞斯之所說，雖多虛構，然於斯科太人之移動及其所謂黑泊侯立亞人民者，不無具有真實的知識。

在希臘獨得新的時代，約紀元前第五世紀的中葉，阿連夫 (Azov) 海的北東角，已有一條商路通至一種所謂安斐庇人 (Amphibian) 者的居地，此人民與伊西頓人為鄰。據希臘獨得斯所說，當時介於頓河與加爾巴底山的區域的斯科太人與伊西頓人之間，凡有六種人民，安斐庇人亦包括在內；此六種人民皆接連的沿此商路而居，其中只有兩種人民被一沙漠間隔；這一條商路的狀況，希臘獨得斯於其著作中亦曾記述。安斐庇人既與伊西頓人為鄰，則沿此安斐庇商路而居的六種人民，自與亞里斯底亞斯所說的伊西頓人——亞列馬斯庇人——黑泊侯立亞人的一組，相連接，因此我們得有互相連結的九種人民，以其居地言，若把一沙漠亦算在其內，則共有十塊，即十塊土地上有九種互相連結的人民，起自阿連夫海，止於黑泊侯立亞海（南海）。茲為明確起見，特製一表如下：

- (一) 薩洛馬底 (Salmatae)
(二) 婆狄尼 (Pudini)

(三) 沙漠

(四) 底散凱的 (Thyastae)

(五) 猶凱 (Iurcae)

(六) 斯科太人之另一支族

(七) 安斐庇 (Amphibian)

(八) 伊西頓 (Isadones)

(九) 亞列馬斯庇 (Armaspi)

(十) 黑泊侯立亞 (Hyphobaeans)

我們在依據此表作一地圖之前，最好先把希臘獨得斯所得自亞里斯底亞斯以外的知識看一看。希氏說：「此等禿髮人（即安斐庇人）及其所居地，皆為人所熟知者，因斯科太人常至其地，自此種斯科太人處或自波列底尼斯 (Borythenes) 及其他黑海的市場之希臘人處，不難獲得關於安斐庇人的知識。斯科太人至其地經商者，須經七種語言之通譯……在此禿髮人以東的地方，當為伊西頓人之所居，但自此禿髮人與伊西頓人以北之地，除他們所播之傳說外，概屬不明……伊西頓人相傳謂於其居地之外，住有一種獨眼人和保藏金子的半獅半鷹的怪物，斯科太人又以之傳播於四方，吾人今日之所謂亞列馬斯庇 (Armaspi) 者，乃為一斯科太語；「亞列馬」(Armas) 者，斯科太語「一」之謂也，「斯包」(Spor) 者眼也……至於黑泊侯立亞人，除伊西頓人外，即斯科太人或住於其附近的人民，無一能道之者。以我觀之，即伊西頓人亦無道及黑泊侯立亞人之事，不然則斯科太人亦

將竊述其一二，一如其所述之獨眼人者然。」

照上面的這一段引用文看起來，顯然希氏自以為關於這一部分的世界，獲得了極可靠的知識。希氏並極率然的自認其見聞有限，此種率直坦白的自認，正使「安泰庇以南的地方，已為人知」之說，更加來得有力；我們因此得以斷定其著作中關於這一部分的幾筆，類皆有相當的根據，不是竟憑諸無稽的風聞而已。亞列馬斯庇至少作於希臘獨得斯以前的一二百年，希氏則以當時的証物為依據。希氏消極的搜集，自不及亞里斯底亞斯之積極的敘述為確實。沒有文字的原始部落的遺跡的傳說，自不甚正確，易為時間所消滅。在亞里斯底亞斯時代所盛行的傳說，至希臘獨得斯時，或已歸於消滅，或已變更其真相。斯科太人之入歐洲，決不在紀元前七百年之後，距希氏編史之前，還早二五十年，這一點，殊為重要，我們應當加以注意的。關於黑泊俄立亞人及引和斯科太人移入歐洲的騷動，亞里斯底亞斯的所說，如果與我們在別處所知道的地理和歷史的事實相符合，那末事實終是事實，不因希氏未曾確認亞里斯底亞斯的所說而被推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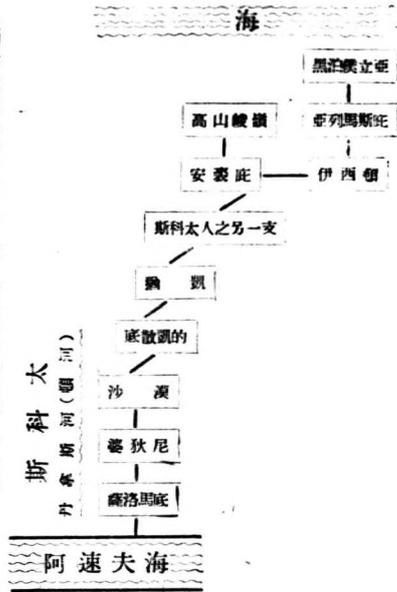
現在讓我們以希氏作為我們的導引者，在近代的一張地圖上，自齊底斯 (Zob) 湖的凹處，找一條到伊西頓人所居的地方的道路。我們的出發點，便如上面所述，是在密底斯湖的凹處即丹肯羅克 (Danerok) 灣；歐亞亞就在頓河口的一個市集——這塊地方，古代叫做丹拿斯 (Tanat)，中古時代叫做丹拿 (Tan)——出發。據說頓河便是斯科太人與薩洛馬底人的疆界，薩洛馬底人擁有一塊絕無樹木的土

古代希臘人關於中亞和中國的知識

地，自丹肯羅克灣至其北端有十五日的旅程。在此種薩洛馬底人之外（約在同一的方向），住有麥狄尼人，此種人民的土地，則有樹木，居民多出售皮貨。在此麥狄尼人之北，便有一塊七日旅程的沙漢。在此沙漢的後面，稍稍偏東，則有底散凱的人，而於此底散凱的人之後，稍再偏東，則有猶凱人；這兩種人民皆以狩獵為生。

猶凱人狩獵的方法，據希氏所記載，他們的地方，似乎是一塊樹木不甚繁茂的地帶。在此猶凱人的背後，再稍稍偏東，則有一羣斯科太人的支族。「此種斯科太人所居之地，皆平坦而肥沃，但自此前進，地多礫石，凸凹不平；若越此廣大的崎嶇之山地而前進，則將進入一種住於高山脚下之人民」。這一種人民就是安泰庇人，而為黑海斯科太人隊商之終點。據希臘人記載，這種人民頭禿 (skalkopoi)，鼻扁平 (skalkoi)，額大 (skalkoi)；這顯然是一種蒙古人種典型的人民。「吾人所知者，止此而已。於此禿頭人居地之外，其情形若何，恐無一人能得而道之者，因其間有高山峻嶺為之阻隔，會無一人越此而過者。然於此禿頭人中相傳謂住於此高山中之民，其脚皆如羊足，並謂此高山對側之居民，咸皆善睡，一年有六月之睡眠。此種傳說，我絕不信而欲採納之也。然在此禿頭人以東之地，則為伊西頓人之居地也無疑。」

據希臘獨得斯所擬議，自阿運夫海至黑泊俄立亞，其間所經過的區域，畧如下圖：



我們在此旅行指南圖內，可以看見三個明確的標識：一是頓河；二是亞在婆狄尼和底散凱的間的七日旅程的沙漢；三是位在安委庇邊界的絕難攀登的高山的山脈。

我們若就前面所繪的地圖看一看，就可看見頓河於斯太林格萊特 (Stalingrad) 即前稱柴列新 (Tartar) 附近，正與其相對的高爾格河 (Volga) 灣曲處只距八十四哩的地點，曲了一個大灣之後，自北東進入阿速夫海。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頓河若為斯科太人與薩洛馬底人間的疆界而薩洛馬底人居於該河的左岸，則薩洛馬底人的地方決不能自丹肯羅克灣向北而擴展。古代地理學者常於此處把方向弄錯，這種方向的錯誤自易引起後來關於這條道路的不正確的註

釋。希氏對於地尼伯與頓河向東的大灣曲，茫無所知；他以爲這兩條河差不多都是一直的自北南流。因此我們得有一條商路，起自丹肯羅克灣，沿頓河左岸而行，始飛向北，後漸偏東。然於薩洛馬底間，最初十五日的行程的方向，顯然是略向北東；若後來兩個向東的傾向，不加之於希氏所設想的正北而加之於此北東，則我們將得一稍正東之南的究極的方向。所不幸的，希氏沒有說及這兩個傾向的角度度的大小，又沒有述及距離的遠近，只說經過薩洛馬底和婆狄尼後面的沙漢，要多少天；因此我們不能憑憑方向的解釋，擬出一條道路出來。但我們既有「最初係北東方向」的前提，又有這條道路向東灣曲——即向右灣曲——的說素，自不難斷定其真實的方向，即係北東之東，或係正東，甚或至於東之南。

如果我們緊沿頓河岸而行，經過了頓河與高爾格河兩河的斯太林格萊特土城，向北東前進，則於薩洛馬底大草原上走了十五天路程之後，就可使我們到達高爾格河岸的噶密許 (Kamish) 的附近。此處據希氏所說，便是無樹木的大草原的終點，森林地帶的起點；這確是事實，因為高爾格河右岸確是如此。這條大河沿中央俄羅斯的高原的低高原的邊界而流；右岸便是高原，小河流縱橫其間，樹木到處可見，但左岸自薩馬拉 (Samara) 之南，地皆平坦而無樹木，又自含吉士 (Irkutsk) 大河之南，土多含礫質，盡屬不毛之地，其大部分確爲真正

之沙漠。我們在希氏書中所看見的無樹木的大草原（薩洛馬底人所居之地），森林地（婆狄尼人所居之地）及沙漠之連續，我們如果從羅斯托夫（Rostov）旅行到奧倫堡（Orsk）——如於囉密許和薩拉托夫（Saratov）之間，斜渡高爾格河，在將到奧倫堡之前，即偏向右方（這就是希氏書中之向東第一次的傾斜），在途中所見的，正與此相同。

關於經過婆狄尼的距離，古人並沒有說過；但我們可對於取此道時所必走的路線，加以推測。其所必走的路線，只有兩條：一為只通過婆狄尼的東南端；一為因欲至希臘化的木造的凱洛納斯（Chalonas）城，打一迂迴。雖然如是，但我們對於在婆狄尼外有一塊七日旅程的沙漠存在之說，似不容有所懷疑。這塊沙漠確乎是存在的，希氏復明白的說：這是一塊沒有居民的沙漠。誠然，希氏往往以「沙漠」一語，稱斯科太以北無人居住的森林之地，但此處所謂之「沙漠」，實有異於是：儼那一類的「沙漠」，厥商不會有通過的希望，而在一塊可居住的地方，沿一條當有人往來的商路，居民稀少者有之，不會是絕無的。此處所謂之「沙漠」，必然與我們平常所說的意義相同，乃係指一塊完全不毛的地方而言。烏拉爾沙漠向含吉士大河南向北伸展的部分，便是這樣的一塊地域——即鄂麥斯青色脫（Ochtershi）地方。然在此含吉士大河北之更北，我們實不能發見一塊如希氏所說的那樣大的沙漠，這一事實，頗使主張此商路北展至烏拉爾山或越過該山的說者，受一致命的打擊。

古代希臘人關於中亞和中國的知識

我們至此不得不發生一疑問，即所謂高聳於安泰庇間的「高而難越的」大山，究何所指？威斯保（Weisbach）首認此山為烏拉爾山，華烏（Hew）威爾斯（Wells）及其他諸人附和於其後。但此烏拉爾山實無具有被稱為「高而難越的」大山的資格，故威斯保等的這種認定，自難確當。「高而難越的」這一個形容詞，若用之於更遠在東方的阿爾泰山脈，却很適切。烏拉爾山的最高峯，海拔不過為五千五百三十五呎，其山脈中很有幾處低而易越的地方；決不是一個妨礙交通的堅固的壁壘。南烏拉爾山的高度，並不達到永久積雪的境域。

阿爾泰山則反是，其海拔高度達至一萬四千八百九十呎，俾路加峯（Baitukan）頂上永久積雪，冰河到處皆是，其支脈於迪喀爾（Dinka Saria）與中央西伯利亞和科布多（Kobdo）盆地之間，構成一種峻險的地域。英國百科全書內關於阿爾泰的論文中，有幾句頗有權威的話，並特引用於下：「伊克塔格（Iktag）阿爾泰為一真正的邊脈，此乃起自準噶爾凹地，成一峻峭高聳的岩壁，但在北方漸向北西蒙古的高原傾斜……三路漢山（Gulistan），在伊克塔格之西北的與北方的斜坡，則極峻險而難攀登」。安泰庇山即為阿爾泰的認識，可由我們確認婆狄尼外的沙漠而益得證實；因為這塊沙漠既在含吉士大河南而於渡過該河之後，偏右而行，決不會礙著烏拉爾山，但在該山之南通過，大概正東的而行於迪什克斯坦（Kashgaria）平原之上，稍稍斜向北方沿位在托波爾（Tobol）和伊新（Ishim）河岸猶凱所居住的「無樹木的草原」的邊端而行。在到達伊爾底許（Irdish）河

之前，我們再偏右而在古代的塞密波拉丁斯克（Semitadinsk）附近可發見一羣斯科太人的支族；若再繼續前進，不久遂離此一平坦的和土壤肥沃的「土地而入一「磽确和崎嶇的」地方，這個地方之所以有此磽确與崎嶇者，乃由於阿爾泰山（Altai-Tianshan）山脈的邊僻的支脈所構成之故，最後我們即達到安泰底所居的地方，這種人似乎住在伊爾底斯河上游，殺桑淖爾（Yasankter）湖沿岸，而阿爾泰的幹脈正在其東。殺桑淖爾湖差不多和丹肯羅克灣在同一緯度；所以這條商路的真正方向，事實上便是正東的。其所以有此向北傾斜的長曲線者——恐未達到五十三經度——必然一半是因爲欲避免沙漠，一半是因爲欲與其北方森林中的居民做毛皮的買賣。

阿爾泰山脈，是位在北西和南東，其山脈在北東是以上伊爾底斯河流域爲其限界。但在東南，則橫有一片準噶爾平原，在這一方向，我們可望發見伊西頓人，他們是住在安泰底人之東。此種伊西頓人我們可在南東的準噶爾和天山山脈的東端即近代的鎮西和哈密附近發見之。在這一點上，我們得得兩個古代學者的記述來幫助我們，一是亞歷山大城的地理學者托列密（Ptolemy）；一是司馬遷史記的某註釋者。托列密於其所著的地理書中言及伊西頓人的名字，並指定他們是住在羅布淖爾（Lopator，即昌蒲海）之東；中國史記的某註釋者則告訴我們，這塊地方在古代是爲一種遊牧人種名烏孫者所居住。

托列密關於泊米爾以東的地誌的知識，間接的得自米斯蒂底亞納斯（Mistithanas），蒂底亞納斯便是紀元第二世紀後半葉的一個希

臘絲商，曾屢次派遣經理人到中國去。托列密對於泊米爾至中國的絲商的高路及其附近之重要的地形，曾予以明確的敘述；他所說的河流和山脈，都很有証實的可能；例如他所說的那加特（Oxartes）可證實爲塔里木河（Tarim）；奧克什西（Aureth）可證實爲天山，其他如亞斯米拉伊（Asmitan）之爲庫魯塔克（Kurtaktagh），迦西（Casi）之爲崑崙山和阿爾打塔克（Altynag）及泰格勒斯（Thagrus）之爲南山等，無一不能證實。在亞斯米拉伊和迦西山脈的中間，據托列密所說，便住有「一大民族伊西頓人」。換一句話來說，就是伊西頓人是住在羅布淖爾地方。

伊西頓人的居地，托列密指定在世界的一部分，自然對於主張安泰底人住於阿爾泰山的山麓的理論（這個理論是由於檢討希氏所說而創設的），很能予以一個明確的證實；此與主張安泰底的山脈即係烏拉爾山脈的見解，極不相合者，自不待言。其持烏拉爾山脈即係安泰底的山脈的理論唯一的辯解，便是說米斯蒂底亞納斯的世世，後於希氏者約六百餘年，而托列密所述之伊西頓人，恐爲另外一種人民，因名稱偶同而起之錯誤；或者伊西頓人於此六百年之中，已由西方遷至東方。這兩種推測中的第一種，雖屬可能，但苦於無根據，仍不得不視爲空論；其第二種，我們不得不予以排斥之，因當時中亞民族的移動，據我們所知，皆自東而西，像伊西頓這樣的一大民族竟由西而東的移動，能逃避中國人的耳目而不入之於記載者，實難令人置信。所以我們敢斷定的說，托列密時代的伊西頓人與亞里斯底亞斯時代

和希臘獨得新時代的伊西頓人，是同一民族；托列密的人種誌上所給予伊西頓人的位置，實與希氏作史時代相去必不甚遠。

然此處不免有一疑義之發生，在泊米爾與中國間的土地，托列密所說的民族，只有此伊西頓人的一族，並特記其為「一大民族」，但在同時代的中國的記錄對所謂「西域」者，記載雖詳而竟無述及其地有類似托列密所說的伊西頓的名稱的人民之存在；我們對此將如何解釋之？幸而在中國的史記註釋中我們可得一線索，它告訴我們，當中國戰國時代，本在甘州附近（甘肅西部或勒河近代的安西所在地）的烏孫人率衆向北西遷移。爾後遺疏勒河畔的土地，便為月氏所據，烏孫因受匈奴的壓迫，遂離其地（紀元前一七〇年）；烏孫在第二世紀前半的時候，似已佔有沿東天山一帶的土地而臣屬於匈奴，但在該世紀的中葉左右，他們就向西移動，佔領熱海（Aralsee）周圍的土地，而保持其特殊的民族的地位者，直至紀元第五世紀。在紀元後的第一兩個世紀的中間，月氏已移至泊米爾之西，烏孫勢力強大，稱雄於塔里木之附近，僥得被稱為「一大國」。但此烏孫實際上並不是在絲商商路的路線之上，所以米斯所遺的商業經理人對於烏孫的所在，恐無極明確的觀念。而且野蠻民族的移動，往往有已率其族而他適，而其民族的名稱猶遺留於其所居之地，此種事實於歷史上實為常見不鮮，所以烏孫雖早已離開其為絲商商路所通過的羅布泊湖以東的本土，而烏孫的名稱仍固著於其本土。我們若知道托列密的地理知識，乃得之米斯，而米斯則得自其商業經理人的報告，此種報告的大部分

不免是依據其在途中所得的傳聞而編成，那末我們就不難推知其將有如何混亂的發生。

據米斯的見解，托列密對伊西頓人所定的位置，乃係年代的錯誤，他方面他又認伊西頓人非烏孫而為月氏，且又說之為「月氏」的古形，兩者的字音相似。然此與中國的音譯似亦有所不當，反之烏孫兩字（Sütschün）實際上看起來，似乎是希臘語的形式。而且月氏在米斯的時代，已移至泊米爾之西，其本土上已無其足跡，而烏孫雖在天山之北而仍留居於其附近；所以像米斯這樣的錯誤，便很容易發生的。我們如果要確認伊西頓人究為何種人，最滿意的不如把他們認為中國史上之所謂烏孫者。

烏孫於紀元前五世紀中，在北方領土的大小如何，中國典籍並沒有告訴我們，但烏孫既為一種人數衆多且重要的民族，其領土似乎包含了哈密地方及南東準噶爾，在此南東準噶爾，我們就依據希氏所說，找此所謂伊西頓人的足跡。我們在綜合所有的證據之後，可斷定這種伊西頓人的領土，在希氏時代，南自阿勒騰塔格（Altyn-tagh）起，北至波哥大（Bogota）和鑽西（Harkli）山之外。

現在讓我們再繼續東進：我們在經過了伊西頓人的土地之後，即到達一塊住有獨眼的亞列馬斯庇人及其半獅半鷹的怪物的居地；我們至是已走過了亞洲二分之一以上的土地。

亞里斯底亞斯稱其所作的遊歷詩為亞列馬斯庇者，即出自Arimaspeia，他自稱雖沒有到過其地，但謂其詩中所記，皆得自伊西頓人之傳說

。在德齊士所保存的亞列馬斯庇的幾行詩裏面，亞里斯底亞斯記述亞列馬斯庇人的居地，是在伊西頓人外的北方，他們的人口很多，戰鬥力極強，多畜馬牛羊，鬚蓬鬆，體強健，非他地人民所可比擬，但眼只生一隻。據此所述而觀，這種人民似爲是一種好戰的遊牧的民族；至於眼的問題，亞里斯底亞斯因爲他自己沒有親眼見過，所以無法去反駁其傳說或誤傳。亞列馬斯庇顯然是屬於蒙古種的人民，而於中國史上即所謂匈奴者是也。

希氏於其著作中，曾指出亞列馬斯庇爲黃金之生產者，他說：「多量的黃金可於歐洲北部發見，然我不能確定其得自何處，人雖常謂其黃金，乃由亞列馬斯庇——一種獨眼人，自一種半獅半鷹的怪物處竊來者」。黃金的來源，雖難確定，或係來自南阿爾泰山即準噶爾之東——阿爾泰的名稱，意即「金山」之謂。經伊西頓人貿易而入於安泰庇人之手，再由斯科太商人購得而輸入於歐洲北部者。據近代考古學者的研究，黑海附近的斯科太國家於其強盛時會需要多量黃金的供給，白羅甫迦（Hovvka）於其所著的斯科太藝術中特注重於其黃金的藝術，他說：「斯科太地方好用黃金，其用金之普遍實爲空前所未有，此後恐亦不能再有如是之現象。其他任何文化未有能及其用金之多者，雖以用金著稱之邁西尼（Mycenae）文化較之，恐亦多遜色。惟西伯利亞則爲其唯一之例外。……斯科太人之用金若以近代之標準計之，亦不可謂不大也。」

希氏未曾言及安泰庇人的地方有貴重物諸的出產！這塊地方似乎

是很荒瘠不毛的，所以我們很難猜想當時商人若非欲購求安泰庇的金子之外，爲何要跑到這樣荒僻的地方去。安泰庇的地方有一商業的中心，這是由希氏所說，可以證明之，他說：「凡赴其地者，輒被視爲神聖，無人侵害之者，彼等亦可不携武器以防身」。在原始人民的中間，其市場的生起，大概都在其所崇拜的聖地之附近，這是爲我們所熟知的一事實。斯科太人與安泰庇人的中間，似有一種宗教的關聯，觀諸斯科太人的一個愛神安泰百薩（Achtupast）的名稱竟與安泰庇民族的名稱極相類似的一點，而當信其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據希氏，這個斯科太的愛神安泰百薩，是與希臘的愛神亞弗洛狄（Aphrodite）相等。我們因此很可作如是之推測：安泰庇人有一聖地，當爲東西商人聚集的地點，他們在此而行物物交換，由此物物交換，亞列馬斯庇人的黃金便源源向西流入黑海附近的斯科太。

斯科太人，若依亞里斯底亞斯所說，最初係受伊西頓人的壓迫而移動，則他們的老家必定是在準噶爾。這個推測和近代考古學所搜集的證據完全相符。茲再由白羅甫迦的斯科太藝術中引用其一節於下：「余於一九二四年旅行至蒙古，在該地發掘之結果與自各地所搜集之證物，皆使余深信此種斯科太文化之領域，一直擴展至中國之邊境，且於其全領域之內，其文化似屬於一元的。……斯科太人於其向西移動時與其所接觸之其他文化，無一能與其比較者。在歐洲之內部，在希臘，在小亞細亞，在米梭波達米亞，在波斯，其所流行之藝術的典型，無一不與斯科太相異者。但自裏海至貝加爾湖外凡與斯科太隣

接之東方國家，其藝術的典型，則完全相似。……其最密切的關係，不僅表現於其藝術的典型之同一，而亦於日常用具樣式之類似。刀劍、鍬子、大斧之類，莫不彼此相同而爲此種文化的領域之特徵。此與近東的歐洲的文明，則全異其趣。」

關於斯科太人的移動，亞里斯底亞斯的記載，黑希氏看起來，似乎是與在他們自己中間所流傳的傳說不相吻合，因斯科太人相傳他們是被馬賽凱底人驅逐至西方。但這兩種說法，很能容易調和，只要我們考及原始時代的歷史記憶的一般的特徵而作如是之設想：斯科太人與馬賽凱底人的衝突，便是屬於其移動的後一時期；其與伊西頓人之衝突，則爲其移動的前一時期。馬賽凱底人，依希氏所說，似乎是住在烏拉爾之東與獨水（Oka）之北；所以如果斯科太人自准噶爾移動到黑海附近的大草原，則他們必然在馬賽凱底人的附近經過。斯科太人自被逐於其舊領土之後，即欲求覓一新領土，最初恐即欲奪取馬賽凱底人的土地而據之；在這兩種人民的中間，或些發生了一種勝負不分延至十年的戰爭，直至後來馬賽凱底人讓出一條道路來，令其通過他去，斯科太人於是遂渡窩爾格河，入阿速夫海海岸的雪默利亞人之領地，逐出雪默利亞人。照亞里斯底亞斯所說，斯科太人的移動，顯係被動的；即亞列馬斯底人逐伊西頓人，伊西頓人轉逐斯科太人。但斯科太人的傳說，明言其渡阿拉克斯河，因受馬賽凱底人壓迫之所致；此與馬賽凱底人最初取守勢的見解，似無任何之矛盾。

亞里斯底亞斯之所說，既爲可信，我們於是再進而說一說黑泊侯

立亞人，他們住在亞列馬斯底人之外，其居地「直至海邊」，而於引起斯科太人遷移的動亂，並無任何之參予。這種人民究竟是那一種人民呢？

托馬叔克（Tomteck）首唱黑泊侯立亞人或爲中國人之說，然大多數之希氏歷史的評釋者，莫不異常審慎，不敢輕於附和。然而我們現在巴由薩洛山底沿此古代的商路追到了蒙古，若不再稍加以努力到達亞里斯底亞斯所說的海岸，未免功虧一簣。讓我們再繼續前進，直至北直隸灣爲止。

一般人都同意：黑泊侯立亞人原是巴爾幹半島上某處的一部族，有一時曾派人到特洛斯（Dare）的阿普洛（Aplo）廟去獻祭，途經度獨山（Dakona）馬列斯（Males）加立斯脫斯（Galyan）和推納斯（Tinas）等地；希氏告訴我們特洛斯人稱這使者爲 *reapowar*，德人亞倫斯（Ahrenal, 800—1874）說這語與近代北方方言 *ureapowar* 相等，意即「持來者」（即祭品之持來者）。但通俗的語原學便把這 *ureapowar* 與 *Borek*（意即北風）聯接在一處，當作「北風之外」的人解釋；這種觀念便很自然的發生，因爲當時看見這些祭品係來自北方，且自一種未知的人民而來的。所以希臘的旅行家每逢遇見一種北風之外的人，就把他們認爲其傳說上的黑泊侯立亞人。然此不免會引起立刻的反對；中國如何能够被設想在北方？北京豈不位在林諾斯島（愛琴海北東部之一島）的同一的緯度上，實際是遠在頓河口安表庇商路的起點之南麼？對於這個反對，我們的答覆是：古代希臘的

旅行家離開了他們所熟知的界標之後，在一長長的旅程上，事實上沒有方向的標準，他們對於氣候與大陸的關係，茫無所知，他們認中國人住在「北風之外」，其意以為在冬季嚴寒的中亞的那一邊，氣候較為和暖。

古代希臘人對於方向的判斷，能力非常之薄弱，關於這一點感覺到的人很少。加留（M. Cary）於其所著的古代探險家的緒論中，說得非常之透澈，他說：「古人於規定緯度常用一極簡單的指針盤而依其指針所投於圖盤上的暗影而定。此種器具若能正確的保持其垂直面，則其所測之度數，雖不如今日的六分儀之正確，然亦必不亞於近代初期之大體觀測器，此種指針盤雖於當時科學家如伊拉羅斯底尼斯（*Erastosthenes*）與希百克斯（*Hipparchus*）者之手中，曾大有助於地理的知識；但一般實際的旅行家似尚未採用之。故托列密於其所著之地理中所記載之緯度的計算，類皆非出自太陽傾斜的直接的測定，而從一夏至夜的夜長而推得者，或依據當時的地圖或旅行記的材料而擅自斷定者。其經度之規定，終上古之世，只用之於船隻位置之推算。……古人並無羅盤針之真正的代替物，亦無常常可通用的及常常正確的指示方位之儀器。故彼等於指定方位，常感有極大困難，古代地理學者於指定方位，其錯誤之多，實為不可避免之事。古人於規定經緯線相錯至四十五度者，多至不可勝舉；有時竟錯至一直角者。希氏之認色錯配列（*Tianshi-liao*）峽路為自北而南及斯脫拉白（*Stato*）之比利牛斯山（*Pyrenees*）亦取此自北而南之方位者，皆此類也。在此種情

形之下，古代之旅行家一旦若離其所熟知之界標，自不免立即陷於永久的失迷道路之危險矣。」

希臘人既缺乏地理上的儀器，自易以氣候而定方位，他們就推測極北為最寒冷的地方。斯科太人冬季的嚴寒，自然深印於希臘人的腦際。希氏說：「該地冬季持續至八月之久，其他的四月，亦屬寒冷」。此說未免過於誇大，因斯科太人的冬季，為時不在半年之上，而夏季則酷熱異常——雖在沙漠，夏季的夜晚亦極寒冷。然寒冷最能給予希臘人一極深刻的印象，因希臘的居民不大知道熱，對冷則感受性却很大。如果烏克蘭（*Ukraine*）的冬季很冷，則在同一緯線上的邁什克斯坦的大平原的冬季，更加來得寒冷一些。烏拉爾斯克（*Ural'sk*）雖位在與倫敦同一的緯線之上，但其冬季較諸芬蘭為更冷，該地的烏拉爾河自十一月至四月中旬都結堅冰。是時常吹北風北東風或東風；那種風吹到人身，很是覺得寒冷徹骨，並且常常招致很大的風雪。不時遭大禍於遊牧人民。據黑爾默孫（*Hermsen*）的記載：一八二七年邁什克斯坦吹兩天的大風雪，馬凍死二八〇〇〇匹，牛凍死三〇四八〇頭，羊凍死一〇二二〇〇隻。蒙古因海拔更高，氣候來得更加嚴寒。

亞里斯底亞斯於前往準噶爾及其歸途上，或會過着這種中亞的大風雪，所以他若認其於前往準噶爾時，是向高緯度地方前進，我們對此錯誤似不能不予以相當的寬恕。今日地理知識雖大昌明，但尚有許多人，若不披閱地圖，竟不知利物浦是與拉布拉達（*Labrador*）同一

緯度，紐約與馬德里同一緯度者。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希氏因不知頓河河流的方向，自始即把安美底商路的方向弄錯四十五度。此外又無其他既知的界線可以改正它。關於這一方面的地理，自希氏看起來，似乎是一「向度面的」(parallel)；其作用自必憑內心的指導而不借助於外界的關係。如果從洛馬底至黑泊侯立亞沿路上的部族，與出自波斯方面的地理有一相吻合者，則其東方的方向，即可得而認定之；所情在波斯方面的地理中，竟無一與此相吻合者，所以我們可指定安美底及其鄰近的人民是住在極北。雖然如是，我們從忠實的邁爾希臘人方位的記載，但從薩洛馬底至黑泊侯立亞沿路的部族，就經度言，是通向東行，因我們在到達安美底之前有兩個向東的傾斜，伊西頓人是住在安美底之東。所以黑泊侯立亞人無疑的是住在阿連夫海之正北。然亞里斯底亞斯與希羅獨得斯兩人都相信黑泊侯立亞人的居地，要是確有這種人民的說話，必定是屬於高緯度的，他們的海亦必是在北方；照此說來，則黑海便可稱為「南海」了。

然黑泊侯立亞人雖在極北，但是在北風之外而在大風雪肆虐的範圍之外。亞里斯底亞斯在準備商會時見在白雲積滿山頂的天山及常受暴風驟驟的戈壁的另一面有一天惠之區，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居民皆業農，定住於一永久不結冰的海的附近。

此外關於黑泊侯立亞人的傳說還有一說。這一說不知是否出自亞里斯底亞斯或出自別的來源，總之是被保存於希倫尼克斯(Herodotus)

古代希臘人關於中亞和中國的知識

(和達馬斯底(Damasus))兩位地理學家的疏漏之中，這兩位地理學家都與希羅獨得斯為同時代之人。他們都把黑泊侯立亞人放在利波亞(Pelopia)山脈外的北海洋的海岸，並且又說他們是菜食者。這似乎與黑泊侯立亞人即中國人的假說相符合。中國人因業農，自與專以畜牧狩獵為生的中亞人民比較起來，似近於菜食者；至其山脈不外即指中亞大山脈中的二個而言，即阿爾泰太白格泰，準噶爾的阿拉坦(Altai)或天山者是已。

利波亞山脈原來只叫做利波(Rhipe)意即「狂風」之謂。這個字與「北風」一語的聯結在荷馬(Homer)的伊利亞特(Iliad)詩篇中可發見之，其所聯結的一句為 *uro pntic Boreon*。其始用於一個山的固有名稱者，當推斯巴達(Sparta)的抒情詩人亞爾克孟(Alkman)，他曾用於其壯麗的語句中：

Perau opot' eubon uia,

Nuroc jekasvaz' oroson.

風山聳鬱，黑夜深處。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把「斯科太極邊的山脈叫做利波」。後來的希臘地理學者每多缺乏精確的知識，把這種山脈指定在歐俄的中部而認黑海盆地的諸大河流都發源於此。但近代學者因並未在歐俄發見此種大山，而皆認其為不實。

以上諸論，如屬正確，則亞爾克孟詩的想像，實自有其所根據。亞爾克孟由於讀過亞里斯多德所著的自述其旅行經驗的亞列馬斯底

的詩句，就在心中想見了這傳路加的山峰聳峙於一片荒蕪的大草原之上，草木蒼鬱，白雪皚皚的暴風之出處。

亞里斯底亞斯實際上沒有遊歷到過伊西頓人的中間，這是我們絕對不能說的。斯科太人既與安委庇人通商，亞里斯底亞斯欲赴該地，只須加入一隊斯科太人的隊商先到安委庇的一個市場，然後再從這市場跟隨一隊回到本國去的伊西頓商人，即可達到其目的。亞里斯底亞斯在途中所遇到的困難，似乎不會太大。我們很可以把「通過達瑪爾峽口及聞知中國」的第一個人的榮譽賜給他。

關於黑泊侯立亞人，希氏已不能獲得與其同時代的傳說，這一事實很可以指示伊西頓人隨時代之經過，漸消失其所已得之關於黑泊侯立亞人的知識。伊西頓人原來的居地，必定在中國的附近，但後來如亞里斯底亞斯之所述，漸向西移動，意譯中國愈遠，而又有亞列馬斯庇人介在其間，此等亞列馬斯庇人是時所估有的地方恐不惟中部蒙古一帶，即近代甘肅的大部分亦為其領土之一。若伊西頓人遠在南東的安西一帶，則謂其絕不知有中國，殊難令人置信。關於中國的知識的源泉，自亞里斯底亞斯之後如何會濶闊，我們如欲知道它，只須回憶到中國在張騫時代，因匈奴的橫亘，致與西域隔絕的一件事實，即不難了然於胸中。而且中國在第五世紀時已不是一個統一的強國，只於後周名義上的統治之下，分裂為許多封建小邦；伊西頓人之視中國已為一遙隔的國家，已為一不重要的國家，遠不及其鄰近的亞列馬斯庇人之可畏，並又缺乏直通中國的大商業——如日後之絲的貿易，故實際上中國早已與他們沒有關係了。

希臘人自希臘獨得斯之後，不久即把自委狄尼亞至亞列馬斯庇所有的國家忘掉，正像黑泊侯立亞人在亞里斯底亞斯至希臘獨得斯的時期內被希臘所忘却。此等國家之所以見知於希臘人者，原由於斯科太人與安委庇人的通商，他們的通商到了紀元前第五世紀的末期，無疑的

發生了障礙。他們通商的時期，正值斯科太帝國強盛繁榮之秋，是時斯科太帝國貨物常有餘剩——恐係金屬製品馬具及各種之類，斯科太人即以之與亞列馬斯庇人交換黃金，大隊的隊商恐因而而潰退。但至紀元前第四第三世紀中斯科太帝國突受外患，撒爾馬底人（Sarmatians）自東方入，開闢歐人（Getae）自西方來襲，帝國根本，始而動搖，終則崩潰。中亞亞亦如是，亦發生了一種新動亂，把已存的商路破壞。所以後來的希臘地理學者就都不大知道希臘獨得斯時代斯科太商人所經過的土地了。希氏知道裏海是一個內海；在希氏之後，希臘人就都信此海為自北仲入的一海洋的濶灣，此種錯誤一直持續至紀元第二世紀。新脫拉白的地理，其中並無述及安委庇商路的遺跡，或曾有此種商路之憶及；自委狄尼以上沿此商路的各部落，都被忘却，好像他們並沒有存在似的。

到了古典時代，歐洲由於絲的貿易，才得到關於中國的新知識。絲之輸入歐洲，當時有兩條路線，一為自埃及的海路，一為經由米爾高原及塔里木盆地的陸路。然歐洲於亞里斯底亞斯以後的千餘年的中間，據我們所知導的，實無一人取道東海之北而橫斷中亞者。至紀元第五六九年始有畢散丁（Byzantium）帝國的使節取此道前往達瑪爾的西班牙其人的行部。【筆者：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史學系主任教授】

參攷文獻

- Aristea, Arimaspae.
-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 G. Coedès, *Terrae d'austrum Eryae et Indiae relatia a Barbarique Orient.*
- Herodotus, "History".
- Protaurus, "Geography".
- Strabo.
- Mihus, *Scythians and Creeks.*
- Bornkari, *Scythian Art.*

黃帝與堯之傳說及其地望

孫作雲

民國二十九年的冬天，我的蚩尤考的油印本（後在中和第二卷第四，五兩期刊出）印好之後，分贈師友求教。當時有一位朋友對我說：「你的蚩尤考的主要論証，大體上是沒有錯誤的，尤其是論蚩尤爲蚩尤之後，給夏的開國史找出一條線索，更爲發前人之所未發；但這裏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假說蚩尤是蚩尤之後，可是蚩尤爲黃帝所滅，蚩尤爲堯舜時人，從黃帝到堯舜當中還有很長的距離，在時間上如何能連穿在一起呢？」這位朋友的批評真給我一個很好的啓示。我當時對他說：「老兄的疑難甚是，惟我以為黃帝即帝，黃帝與堯初非二人。現在尙無許多証據，一俟証據湊齊之後，我再寫一篇小文章，請您批評。」這便是寫這篇文章的動機和原因。

第一，我們先看看司馬遷的史記五帝本紀，我們把黃帝紀和堯紀拿來一比，就知道這兩篇文章應該合而爲一；換句話說，黃帝即堯。最大特點的，就是黃帝紀前半很詳細，後半很疏略；堯紀前半是空空如也，後半却堆積着一大灘事實。黃帝紀開頭說黃帝姓公孫，名軒轅，其次照例贊美了幾句之後，就接着說黃帝與文帝戰於阪泉之野，

黃帝與堯之傳說及其地望

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再後，便說黃帝東至於海，西至於塗，南至於江，北逐羣鴉，又採用了一些方士封禪家的俗說（封禪書更說黃帝樂龍登天），尋事敷衍之後便算完了。可見黃帝一生的大事就是和蚩尤打了一仗，除此以外，在黃帝紀裏便沒有多少事實。我們再看堯紀是如何呢？關於堯的先世，大體和史記一點也沒有記載，祇是說：

「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當而不暉，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能明訓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

以下就整齊地把尙書堯典裡所記載的堯的事蹟，及堯舜禪讓之事全都鈔入紀裏。其實前頭所寫的幾句贊美詞，用在那一個「太聖人」的身上都行，不管古代和現代。我們很大膽地可以把黃帝紀的前半和堯紀的後半連在一起，使兩篇文章成功爲一篇文章，使兩個人變成一個人。這樣，在文章上說，前後絕無隔閡之處；在事實上說，也絕無矛盾衝突。單憑這一點，已經使我們可以意識到黃帝與堯爲一人了。

第二，這是一個皮相的證據，就是黃帝號有熊，我說有熊就是黃

帝之族以熊爲族徽（詳蚩尤考）；而堯名放勳，放勳或許就是有熊的誤字。關於放勳的解釋，尙書僞孔傳曰：

「勳，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

其實這種解釋是十分牽強的。並且除了僞孔傳以外，孟子萬章篇，大戴禮五帝德，帝繫姓及史記各注家，對於這個名稱也從來沒有解釋。我以爲古書上「有字通作「攸」，攸放形近，動熊形音並近，把這四個字錯成一塊兒也不是不可能的。我們看黃帝號有熊在白虎通號謚篇上錯成「黃自然」，盧文弼校本以「自然」爲「有熊」之譌，其說甚確。「有熊」可以錯成「自」，由「有熊」錯成「勳」也是可能的。

第三，中國的大聖人是孔子，孔子博聞強識，爲萬世師表。像他這樣有學問的人對於在歷史上如黃帝這樣重要的人物，不會不知道的。然而在論語中却只說到堯：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唯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可見他如何地推崇信至！論語書末還有一篇堯曰篇，彷彿是尙書堯典的縮影，後人多有疑之者，以爲非論語所原有。然而孔子刪書，自堯始，可見堯曰篇也許是論語的原文。總之，孔子祇言堯舜，而絕不言黃帝，因此儒家也祇言堯舜，而不言黃帝。但太史公史記五帝本紀實却說：

「學者多稱五帝，尙矣！然尙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萬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字予問五帝德及帝繫

姓，儒者或不傳。」

前面說百家言黃帝，後面忽然說到孔子答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之事，而五帝之中則有黃帝，其次序即太史公五帝本紀之所本，可見孔子並不是不知道黃帝的，不過在論語上稱作堯，在旁的書上稱作黃帝罷了。後代儒家，更因百家言黃帝，爲立異起見，所以祇稱述堯舜，其實他們所說的堯，就是百姓所說的黃帝。

第四，太史公作堯紀全用尙書堯典之語，而尙書中還有一篇穆王時代的作品呂刑，呂刑是中國第一篇成文法典。它追尋中國古代刑法的起源，說是三苗之君爲治服其民而設的：

「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鷙義，辜究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使重黎絕地天通。」

有了蚩尤的記載，就應該說黃帝，然而尙書中並沒有明顯的黃帝的記載。我以爲呂刑中所說的「皇帝」即是黃帝。國語楚語曰：「黃帝使重黎司祭天地之職」，而呂刑說皇帝使重黎絕地天通。在此以外，易繫辭傳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風俗通聲義篇曰：「皇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周人之王，尙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是爲皇帝。」梁武樂祠神瑞圖稱：「皇帝時西南夷貢巨腸」，而宋書符瑞志引此文作「黃帝時西南夷貢巨地」。然則，如此說來，呂刑所言皇帝遏絕苗民，實即指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

又考羲和常羲原爲女子之名，本舜妻，山海經大荒南經：

「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羲和，方浴日于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郭璞注曰：「羲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序靈曰：『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馳出入以爲暉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于暘谷。』故堯因此而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

又大荒西經曰：

「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帝俊即是帝舜，那麽帝俊妻的羲和常羲即是舜妻嬋皇女英。羲和即是嬋皇，（猶從我聲），常羲亦即常嬋。因爲羲和常羲爲日月之母，故嬋皇女英皆有光明的傳說（詳拙著九歌湘神考）。我們再一看黃帝的女兒如何呢？史書中從來不曾黃帝有女兒，但山海經大荒北經曰：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旬，海水入焉。有倮昆之山者，有共工之臺，射者不敢此鄉。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命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

此青衣之女名魃者據說能止雨，故今天早謂之「旱魃爲虐」。止雨爲陽，那麽止雨的黃帝女魃，和是主日月的堯女羲和常羲不就是一會事麼？我們從這裏一方面而證明黃帝即堯，一方面證明女魃也就是羲和，常羲。祇爲什麼叫着「魃」，我想許是「菀」字的假借，原來古代求

雨止雨的時候，多用女子來被祭的。惟此事非本文所應詳，茲不贅。

第九，山海經大荒東經：

「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爲鼓，楛以雷獸之骨，擊聞五百里，以威天下。」

案此夔，即堯典（今本在舜典）虞廷二十二臣中掌樂之夔。典曰：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說苑君道篇曰：「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堯爲君，而九子爲臣。」）黃帝得夔以其皮爲鼓，與虞廷中掌樂的夔，在我看來是一個人。並且黃帝的夔，一足，而樂正夔亦一足，見呂氏春秋樂傳篇，韓非子外儲說左下篇，論衡齊虛篇等書。可見山海經黃帝所得之夔，即堯臣樂正夔。夔爲堯臣，又爲黃帝所得，可見黃帝即堯。

第十，我在蚩尤考中說熊族戰勝蛇族以後，每年有一種紀念行事，在這種式典中，有圖騰跳舞，即以革爲絃，象蚩尤之頭而獸之，此即後代蹴鞠之戲之所始。蹴鞠爲舞，與此伴奏者爲成池之樂，成即蹴，蹴錢，斫，池即蚩即蛇，「成池樂」即「斫蛇樂」。而堯樂亦曰「成池」

。周禮春官大司樂：「大司樂幹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鄭玄注曰：「大咸，咸池，堯樂也。」疏引春秋元命苞。楚辭遠遊篇：「驅咸池承雲兮，王逸注曰：「咸池，堯樂也。」一方面咸池是黃帝之樂，一方面咸池又是堯樂，可見黃帝即堯。

十一，拙著泰山之神俗的研究說「封禪」和「禪讓」爲一事，封禪是祭祖，後來是祭上帝，禪讓是酋長選賢，是政治，古人乃兼着祭泰山之祀而舉王位禪讓，其實二者初爲一事。但是我們要知道禪讓是堯和舜禪讓的，儒家言堯舜，稱述堯舜，就因爲堯舜有禪讓這一「著兒」，所以覺得了不得！可是方士只知道黃帝封禪，升仙不死。封禪書上所載黃帝封禪不死，皆是這些齊國方士神仙家的議論：

「是時（武帝元光二年），李少君亦以祠籙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言上曰：「祠籙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

「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魯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

「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石家，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

「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

黃帝與堯之傳說及其地望

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做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

「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巨，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

總之，方士的嘴裡，一說到封禪就說到黃帝。封禪既與禪讓爲一事，封禪爲黃帝事，而禪讓爲堯事，則黃帝自非堯真屬。方士言「封禪」，儒生言「禪讓」，猶之乎方士言黃帝，儒生言堯舜，其實二者是一事，同爲泰山傳說中之一半也。

十二，末了，再舉兩條輕鬆的証據：漢書藝文志道家內有黃帝銘六篇，其中之一曰巾几銘：

「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慎一日，人莫顧于山而顧於堦。」（馬驥譯史卷五引）

而淮南子人間訓中堯戒曰：

「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于堦。」

一則曰黃帝，一則曰堯，可見黃帝即是堯。

十三，古書中有述以黃帝爲堯，以堯爲黃帝者。陸賈新語下思務篇：

「堯舜（宋翔鳳校本一本無「舜」字）承堯尤之失，而思欽明之道；君子見惡於外，則知變於內矣。」

這裏最應注意的是個「承」字，堯與堯尤既可相，承則堯復可能地

即是黃帝又新語中無一語及黃帝，猶足見漢初儒者之師說，嚴守不爽。

後漢書張衡傳曰：

「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

夫黃帝勝蚩尤，然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黃帝紀語），此應曰「蚩尤敗，然後黃帝受命」，而詩讖則云堯受命，可見堯就是黃帝。北齊時代邢多等造象記曰：

「堯堯至聖，尙致阪淥之師。」

誰都知道黃帝和炎帝戰於阪泉之野（炎帝即蚩尤，詳蚩尤考），而此處曰堯（唐）堯，可見黃帝決爲堯無疑。

十四，還有黃帝爲什麼叫着「黃帝」呢？司馬貞索隱曰：「按有土德之瑞，土色黃，故稱黃帝。」考此事出自呂氏春秋應同篇：

「凡帝王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隗大皞，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尙黃，其事則土。」

史記封禪書亦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曠見。」可見黃帝之得名與黃土有關。五行家謂黃帝爲土德，見呂氏春秋十二紀，禮記月令等書，以黃帝爲中央之帝，其神后土。又黃帝之名又曰軒黃，黃神，黃靈（參看梁玉繩漢書人表考），處處不離黃字，蓋黃與黃土有關。而堯的名字亦離土而言，說文：

「堯，高也。從堯在兀上，高遠也。堯，古文堯。」

按堯字所從之堯，說文訓爲土高貌。徐鍇說文繫傳曰：「果土故高也」。堯從堯得名，蓋訓土高，則堯之初指當亦爲土高。小篆堯字從三土，從兀，兀即人；古文從二土，二人，象二人在土下。三土二土，一人二人，形本不拘，字義則一。我以為堯字象人在土下，即是西北民族住在黃土層裡的實相。亦即詩經大雅維嶽所謂「陶復陶穴」。因爲他們是西北高原的民族，住在黃土層裡，所以堯訓土高，在英文上可以翻作：Highlander。而黃帝的名字叫着「黃」，傳說上說他得土德。後來堯因爲變成高世的帝王，所以後人解釋堯名的人，只說堯爲高，而不說「土高」了。白虎通號篇曰：「堯猶堯也，至高之貌。」風俗通皇極篇曰：「堯者，高也，皞也。」我們從堯爲土高，黃帝土德，更可以證明黃帝即堯。

十五，淮南子本經訓曰：

「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摯輪，擊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上射十日，而下殺摯輪。」

我在堯尤考中證明摯輪爲堯尤，山海經海內西經言摯輪爲黃帝所拮，其言曰：

「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雲宋貳負即應龍，或鯀），殺摯輪，黃帝乃拮之疏屬之山：拮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在開顯西北。」（通行本「帝」上無「黃」字，此據李善注張協七命引補。）

淮南子說堯被桀，而山海經言黃帝禘之，與堯爲蚩尤，又爲黃帝所殺，可見黃帝與堯是一非二。

十六、最後，還得回到本問題來。就是黃帝和蚩尤打仗，黃帝戰勝以後，忽然在歷史上沒有下文了，我們經過一番研究之後才知道並不是沒有下文，實在是史官們把他的下文按在另外一個人的身上，所以把人弄胡塗了。在五行說盛行的時候，學者們又故意地湊了五個名字來作五帝，猶之手他們把圖章的三個字都改成五個字一樣，其捉摸見肘之苦，自不可免。大體地說起來，儒家言堯，百家言黃帝，而尤其是道家言黃帝，這其間的參悟，祇是學派不同，學說不同罷了。因爲黃帝即堯，堯禘舜，所以蚩尤之子鯀（即山海經上的「應龍」，亦古書上所說的「共工」）仕堯而爲堯治水，九載無績，被殛羽山。蚩尤的孫子禹，繼父之業，率底厥成，以亡國奴隸而推翻了舜的統治，取而代之，是爲三代之夏；在時間上既不隔閡，在事實上也不矛盾。所以我們從這一點更可以堅強地證明黃帝即堯。又蚩尤的後人叫着「三苗」，鯀即是三苗的酋長，而古書說堯伐三苗。黃帝伐蚩尤，堯伐三苗，其實即是一事，而尚書呂刑爲孔傳曰：

「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舉世而同惡。」
其實二事爲一事，黃帝亦即帝堯，並不是異世同惡呀！

史記五帝本紀是研究中國上古史第一編必讀的書，然而這一篇文章却着實不易懂。五帝本紀之後就是夏本紀，夏有史可徵，孔子屢言之，所以其存在絕對不容懷疑。假若把史記五帝本紀讀懂了，就是等

黃帝與堯之傳說及其地望

於把中國夏以前的歷史弄清楚了。這種工作是非常困難的。自從王國維先生比較了史記和山海經諸書的記載，知道帝嚳即是帝舜，亦即山海經的帝俊，五帝之中少了一帝了。我的朋友宿白君說顓頊亦即帝舜，於是乎五帝之中祇剩了三帝。經我的研究，黃帝與堯爲一，則五帝之中只有二帝，即黃帝（堯），與舜（帝顓頊，帝嚳）。黃帝是西方的大酋長，舜是東方的大酋長，太古史中祇有東西兩大民族的事。在還以前還有中原以蛇爲圖騰的蚩尤，原爲中原的大酋長，其勢力遠駕黃帝，舜而上之，不過因爲他被人殺了，所以他的歷史被人削去不提；幸而他的孫子禹復國中興，開三代之夏。此即上古史，特別是夏以前史的輪廓也。

我們從黃帝爲土德，堯名爲土高，猜想黃帝原是西北高原的民族。現在再從別一方面證明黃帝居西北。

莊子至樂篇曰：「崑崙之虛，黃帝所休。」

同，天地篇曰：「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

穆天子傳曰：「吉日辛酉，天子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

呂氏春秋古樂篇曰：「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隴之陰，取竹於嶺谷之谷……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高誘注：「阮隴，山名，北曰隴。」按風俗通聲音篇，漢書律曆志，晉書律曆志，並作崑崙，或崑倫。阮從元聲，與呂音近

，喻字與喻形近，故崑崙誤作崑崙。

山海經西山經：「昆侖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郭璞注曰：「天帝都是之在下者也。」引穆天子傳，知此帝之下都，即黃帝升天後之下都也。

以上所引材料，皆言黃帝居崑崙。崑崙據吾師唐立堯（蘭）先生的考証，云即甘肅，青海一帶的祁連山。唐先生舉出九條證據，其中最簡單而最明顯的證據，就是說崑崙與祁連山為一聲之轉。其結論曰：

「秦以前所謂崑崙，就是祁連山和牠附近的各山，是毫無疑義的。」（見崑崙所在考，載在國學季刊第六卷第二號。）

那麼黃帝最初的故居大概在現今祁連山脈一帶。不過那時候是游牧社會，人民逐水草而居，等到黃帝從西方東下，遷到河南的境界，便和原住在此處的蛇族大酋蚩尤打了一仗。這位「族人」（易林稱之為族人）先是戰不勝，後來聯合西北以野獸為圖騰的近親部落，好不容易才把蚩尤打敗。因為在戰爭時，得力牧神皇（舜）助之於東，所以把他的女兒娥，就是羲和，常羲，或娥皇，女英嫁給舜，而且把天下也讓給舜了。

知黃帝原居西北又可從神話中得到證明。山海經西山經曰：

〔塋〕郭注：晉密山，……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瓊澤（后稷神所馮，因名云），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是生玄玉，玉膏所以灌丹木。……黃帝乃取塋山之玉榮（謂玉華也），而投之鍾山之陽（以爲玉種）。瓊瓏之玉

爲良，堅粟精密（說玉也），潤澤而有光，五色發作（言符彩互映也），以和柔剛（言玉協九德也）。天地鬼神，是食是饗（玉所以祈祭者，言能動天地，感鬼神），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崑崙山崑崙山不遠，而經言黃帝在此山「是食是饗」，是黃帝以玉爲食，以玉爲辟邪物。古書多言崑崙山出瓊琳瑤玕等美玉，漢武帝還根據「玉」以定崑崙山的地望。又穆天子傳：「穆王在羣玉之山，取玉版三乘，載玉萬隻。」可見崑崙一帶原是出玉的「老坑」。太平寰宇記引十三州記曰：「延壽縣在酒泉郡西，金山在其東，至玉石障，亦是漢遮虜障也。」所謂玉石障大概就是現在的玉石山，是崑崙山的別名，在祁連山西北，或許就是穆天子傳的羣玉之山。又日本小川琢治博士穆天子傳考，據俄國學者調查所得，亦謂祁連山一帶產玉甚多，西與和闐產玉地相接。黃帝爲什麼有多玉的傳說，就是因爲黃帝原居崑崙，而崑崙山本爲產玉之地，即今祁連山一帶山嶽也。

因爲黃帝居西方，本爲崑崙山一帶的大酋長，所以中外學者更據此推衍說黃帝是巴比倫巴克族（Bak）的酋長，其後率其族遷居中原。此說發自法人拉克伯里氏（Terrien de Lacouperie），氏撰中國古代文明西源論（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1894）曰：

〔奈亨台（Nahamte）者，即近世之Nat Hwang ti...與愛雷米特（Eames）歷史所稱之Keruh Nahamte相同，於底格里士河邊有戰功，當紀元二二八二年，率巴克（Bak）民族東徙，從

土爾其斯坦，經喀什噶爾 (Kashgar)，沿塔里木河 (Tarim) 達於崑崙山脈之東方。……此東徙之酋長，以中國古史証之，即黃帝也。」又曰：「涉公 (Sag) 者，於當日民衆未知文字，爲記事實，用火鏟形之符號，是即中國所謂神農也。……巴克 (Bak) 者，本當時命其首府及郡邑之名，而西方亞細亞一民族，用以爲其自呼之稱號。……此民族其後有東徙者，是即中國所謂百姓也。崑崙 (Kunlun) 者即「花國」(Flower Land)，以其地之豐饒，示後世子孫之永不能忘。既達東方，以此自名其國，是即中國所謂中華也。……」(蔣智由先生中國人種考動譯)

牽強附會，無庸辨証。惟此說發表後，風靡一時，日本人白河次郎，國府種德剛先生合著之支那文明史(一八九九年)亦宗其說。

在中國則有蔣智由之中國人種考，劉師培之思祖國篇，華夏篇，國土原始篇，丁謙氏之中國人種從來考，穆天子傳地理考証，章太炎論序種姓，黃節種源篇，皆附和此說。黃節更謂巴克即盤古之轉音，丁謙謂盤古爲最初遷來之祖，章太炎謂「加爾特亞蓋古所謂葛天」(見序種姓)，以中國語的陰陽對轉等音理施之于異域殊方之語，誠爲千慮之一失。在我們看來，黃帝仍是土貨，不是舶來品，那些稱怪可喜之說敵不過歷史上事實的記載。黃帝本和周人一族，他的故居應在甘肅青海一帶，其後乃由甘入陝，更東遷中原。本文以此作結，更以此理由而投之中央亞細亞季刊。

【筆者：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國文系講師】

漢代文物的西漸

姚 鑒

自從安特生氏發現彩陶後，學界盛倡中國文化從新石器時代就受着西方文化影響的說法。他們大多以為彩陶文化傳播的路徑，是經由中央亞細亞，最好的例證是那土耳其斯坦阿諾（Anatolia）出土的彩陶。但另有一些學者，又注意於新西安（Sogdiana）文化東漸的問題，而認為新西安文化是承受着伊蘭文化的系統。這種伊蘭系文物向東方的傳播，最有力的實証，見於俄人哥茲洛夫（Gozlov）在北蒙古諾因烏拉（Noyn-Ula）山附近發掘的古城出土品。甚至於有許多西方的學者，更注意到三代銅器的花紋。關於獸形紋飾——如龍、鸞、鸞之類，的來源，有些學者以故說是從斯西亞（Scythia）來的。主張最力的是俄國的一個學者名羅斯陀夫柴夫（Rostovtzev）的；他的一個忠實信徒，博羅夫加（Borovka）在其斯西亞藝術（Scythian Art）一書中，把這個問題討論得很詳細。但他沒有敢確定這個問題，所以他最後說：「這個問題的好些方面尚不可解。尤其不明瞭的，是假如那些銅器真正是周朝的話，那時代要比西伯利亞獸形裝飾的盛期，早好些時候。何以反受了北方的影響呢？」但我們知道三代銅器的紋飾，不但行於周

代，就是殷商時代，也已經盛行。因此我們固然不否認中國文化與北方文化的關係，但我們不能不對西方學者的說法，重加考慮。

日本梅原博士在其古代北方系文物之研究書中，介紹一西伯利亞出土的三足鼎形器。（註一）器藏列寧格勒愛爾彌塔基博物館（Museum Ethnograph），口大腹膨，然口較腹稍狹，其肩飾雙環及一雙羊形飾；器體支以三足，足中折處作羊首形，雙角卷曲，足底一蹄極有羊足。此等細部的羊形裝飾，雖顯為北方民族的表现，但其整個的外形，完全與中國的鳥形扁足鼎相類。這種鳥形扁足鼎，據今日所知之例，普遍多於口緣上作兩立耳，器身大體與圓柱足鼎相似，惟足扁作鳥形；且偶有耳作雙立鳥，足作人形的。器上的銘文多甚簡單，所以容希白先生定此種鼎的時代，屬於商代。（註二）我們知道三足的鼎形器，是中國特殊的器制，是新石器時代陶器中已常見的。銅鼎不過是承繼新石器時代，陶器的舊制。雖然鳥形扁足，在陶器中未見前例；但這種鳥形是銅器紋飾中常見的，即與普通稱爲「鸞鳳紋」的鳥形圖紋完全相同。所以這種鳥形足，或者是商人宗教信仰的表现，而使圖柱

足有了這種特殊的變化。也許北方的遊牧民族受到這種扁足鼎的啓示，又將他們生活所熟習的羊形來換掉了鳥形，立耳變成了雙環，另外又添上了他們本色的雙羊形飾。只是梅原博士沒有把這羊足鼎的實例提出討論，同時容先生的推斷，恐怕也還須待實際發掘材料的證明。所以雖然我們想以此例爲中國文化向外波及的例證，可惜我們關於西伯利亞青銅器的知識太貧乏，同時我國方面可靠的出土物件尙不多，這問題只好待之將來再去解決。(註三)

雖然遠古的中國的文化向外波及的事實，現在我們還因材料缺乏，不能確定；但中國文化當充實的成長以後，其燦爛的文物光被於四鄰的事，經近年來安南，朝鮮，日本，外蒙古等地考古學家發掘調查的結果，已成了確定不易的了。經過了這樣的傳播，將各地的社會生活，由蒙昧而啓發，促成非常的文化上的躍進。如是觀之，中國文化向北方與西方的波及，必定也是當然的了。所以我們看哥茲洛夫在諾因烏拉的發掘出土品，一方雖有伊蘭文物顯著的存在，同時中國的絹類，四川製作的漆器，也都是極惹人注目的，顯見兩者文物的並存。又斯坦因氏在其第三次的中亞探險，自庫蘭遺跡也發見了中國的絹帛。這些事實若與文獻台觀，則將中國文化傳播的狀態，整個呈現出來。現在就個人淺識所及，著綜敘述如下，以爲他日稽考的初階。

註一：梅原治：北支那發見的一種銅器及其性質（古代北方系文物之研究）第三圖（二）西伯利亞出土有脚品，第三圖中實通圖。

漢代文物的西漸

註二：容庚：商周彝器考附圖三三—三三七（下冊）；各器圖見上冊頁二九一—二九二。

註三：李濟博士在其殷虛銅器五種及其相關之問題中也討論發掘出土的斧銜，句兵，矛，刀，斧五種兵器與西伯利亞米努斯克青銅器文化的密切關係。他說：「此處我們要認西伯利亞與中國在青銅文化期縱然有密切的關係，那方向只能說是由東到西的。」這樣的意見雖與一般日本學者的論法不同，但我們頗傾向於此看法。

一 絹 帛

中國很古就被西方的國家知道爲產絲之國，甚至於可以說，東西商業的開通，是爲絲絹的販賣。然而那被西方羅馬人愛好的絲絹，是如何的美妙呢？我們可以從斯坦因在新疆樓蘭發掘的絹帛（註一）及哥茲洛夫在諾因烏拉發掘出土的（註二）看到。

樓蘭遺址在今羅布諾爾北邊一帶，荒涼的沙漠中。最初的發見是在一九〇〇，發現者爲斯文赫定。其後斯坦因繼之，乃得豐富的收穫。因得確知爲漢代的都市址，附近並有漢代的墓地。其豐富的遺物中，最可注意者爲織品類。都是用多彩的絲絲，織成精緻的裝飾的，蓋即所謂「織采爲文」的錦。

諾因烏拉古墳的發掘，是在一九二四年，哥茲洛夫率蒙古西薩探險隊，在諾因烏拉山麓發見多數的古墳，因而發掘其中的十座。墳的構造爲木槨木棺，其中採得絨氈，絹帛，漆器，玉器，銅器，黃金飾板等多數頗貴重珍奇的遺物。而其遺物中，有漢建平五年鎔的漆杯，

及其他漢式遺物，因此得知此古墳的年代，約當後漢，恐怕是匈奴人的墳墓。所出絹帛有錦，有「全以采絲織爲文章」的織物，有織「文羅」的羅，有「加五色之巧，施鉞鏤之飾」的刺繡，有「質如輕雲色如銀」的麻布。按匈奴人喜着錦繡，見賈誼新書匈奴篇：「匈奴之來者，家長以上，固必衣繡，少者必衣文錦。」長者衣繡，少者衣錦，可知匈奴視刺繡較文錦爲更重。（註三）並且漢書匈奴傳很清楚的說，匈奴因好漢的糒絮，以至同化歸於漢：「初，單于好漢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彼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无印於漢。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貨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漢矣。」

更往西北，在米努辛斯克（Minginsk）的一個叫歐格拉克諾（Oglak）的村莊，也有古墳的發掘。其中也發現由中國運來的絹帛，或用於假面下，或用於人像上，或用於樺皮製義的緣部。絹帛都作賦彩的圖案，或有時飾以文字，如表示長命的「壽」字。（註四）在這荒涼的米努辛斯克草原地帶，也居然見到中國華麗的絹帛，這引起我們莫大的興趣。

統觀這些絹帛，不單告訴我們，漢代文物西漸的路徑；而且使我們確實的看到了漢代的絹帛是如何的精巧華麗。那紋飾的流利生動，讓我們感到漢人活潑的力量。他們能使其文物，光被於荒野的草原，浸入遊牧的匈奴人的心底裏，使他們必以衣中華的錦繡爲榮，而嚮往於天漢大朝，這都可以在那雲龍鳳凰，活動生氣的紋飾中見之。所以我們願附帶將這些草原胡地，所見的錦帛的紋飾，略爲介紹。

從樓蘭與鄯因烏拉出土的錦繡，其最著目的是所謂「山龍」文。這所謂山是雲狀山嶽的連繫圖紋，更在山嶽之間，雜配龍虎奔蟲奔馳的圖形。有時山嶽之間，尙見象嶺山的犍鹿圖形。馬融尙書傳所謂：「犍山獸，畫山者並畫犍；龍水物，畫水者並畫龍」者是。樓蘭出土一獸頭錦，怒目圓睜，巨口銳齒，毛髮立豎，兩足力伏，雄勁之狀，恐非漢人不能作。但另一方面，在這種圖紋中，又反映風靡漢代思想的希求長生之神仙思想。因此這些絹帛圖紋間，又交織作出「延年益壽」，「長樂光明」等吉祥的文句。樓蘭出土錦有「高登」的文樣，因而聯想到鄯中記所載石虎的大登高錦，小登高錦。別一錦織出「韓仁輔交龍（龍），子孫無厄」九字，可與拾遺記的雲龍鳳凰錦及鄯中記的大交龍錦，小交龍錦比較。又有作「（永）昌長樂」的吉祥語的。諸因烏拉的絹帛也同爲神仙思想所支配。如一錦在山狀文中，散布騎馬神仙及有翼獸，中見「新神靈廣成壽萬年」八字。另一錦在山狀文間，交錯變化的龍形，共間織出「雲昌萬歲宜子孫」七字。又他錦上有「君時于草」，「鶴群下」等文字。織成錦作連理石連理木之象，麻布全面布置雙魚文，這都是漢代慣用的祥瑞圖紋。（註五）儼這種神仙長生的思想，恐怕也無形的感化了那草莽的匈奴人，使他們知道享受現世的文明，追求將來的希望。

在這一點上，介紹南西伯利亞歐格拉克諾古墳的塔爾格梭（Talga）氏說得好。從中國運到米努辛斯克草原地帶的絹帛，開始於此種文明階段的最初期。這些絹帛，也就是當德安泰及交通貿易的証據

。他進而更論及中央亞細亞，及北方亞細亞所受到的中國文化的影響，說是可追溯到漢代。註因烏拉岡奴酋長墳墓的遺物，與中國絹帛共出的阿爾泰的錫倍（Sikhe）及卡坦答（Katanata）的富者墳墓之遺物，又各地與河套青銅器及漢鏡伴出的零散遺物等等，都當屬於同一的時期。此時期乃北方及中央亞細亞看到由中國持來的文物，最古的時期。但中國文化的影響，或更較漢代早數百年，在某努辛斯克草原地帶所謂卡喇斯克文明（Karask (Karatzen)）時恐已見到，乃並非不可能的。（註六）

註一：斯坦因（Stein）：Innermost Asia.

註二：哥茲洛夫（Kozlov）：Comptes rendus des expéditions par l'exploration du nord de la mongolie. 其墳墓為木槨，此木槨的構造，不用漢式墳墓的範圍。最顯著者例，見樂浪的殮墓。槨內置漆棺，棺內存豐富的隨品，棺下鋪綉禮的敷物。

註三：塚田淑人：漢六朝之服飾，第一章漢六朝的朝布，第一節種類及產地。

註四：塔爾特曼（Tallgren）：兩西伯利亞歐格拉克薩之漢代墳墓（見 *East-Asia Septentrionalis Antiqua*, No. 11），譯文見梅原：古北方系文物之研究）。

註五：同註三，第一章第二節圖紋。

註六：同註四。

漢代文物的西漸

一 漆器

漆器也是漢代精美工業之一，可與絹帛媲美於世界。自從日本學者在樂浪發掘漢墓，得到多量的精美漆器後，乃引起世人異常的注意。繼之，斯坦因在樓蘭遺址，也發現漆碗，漆杯等日用品。哥茲洛夫在諾因烏拉更發現有紀年銘的漆器，在漢代文化波瀾於中央亞細亞及北亞細亞一點上，益發引起世人的興趣。

據日本梅原博士的記載，他親自到俄國看到北蒙古古墳中，出土相當多數的漆器，頗與樂浪的情形相似。因此他說，當時的漆器，如何的在中國文化波及國中，廣被使用，由此可見。據云第二十三號墳出土略完整的漆杯四個，第六號墳出土漆杯一個，大案足二份，並有異狀獸形容器等，第十二號墳見殘缺的盃，杯等，第一墳並出土木棺的漆棺。通觀這些漆器，與樂浪所見的相同，而有兩種不同的作法。即器的素地，有木製與夾紵製兩種。

惟有一例，乃在漆而嵌入金薄板，其上刻劃出種種圖形，然後以漆在表面圖繪圖象的細部。這種技巧見於第十二號墳出土的殘盃。今碎為二十餘片，且多有缺失的部分，幸有樂浪的出土例可以比較，得以復原。全片圖象，以怪獸，飛禽類為主，中亦見漢畫象石常見的車馬，乘輿等圖。圖象與技巧都具漢代特有的色彩。（註一）

第一號墳木棺所殘留的漆繪斷片，僅餘一飛禽之部。斷片雖僅三寸餘，而飛禽在雲間展開兩翅之狀，極富寫實之趣。乃在褐色漆地上

，以赤，茶，綠，黃，黑五色繪成的。是可以窺見漢代繪畫的一件遺品。(註二)

漆杯類最完整的有五個。第六號墳發見的，兩耳緣有飾金具，底有朱書「上林」二字，外側在黑漆地上朱繪渦文一道與巧妙的雙禽文一道；此外在底側乃簡勁的細字年代銘，全文十七字，首紀年六字為「建平五年九月」六字，以下十一字不太明確，據梅原博士的解讀為：

「建平五年九月，工王潭經，當工獲壺，天武省。」

建平為前漢末哀帝的紀年，五年當元壽改元之年，即西曆紀元前二年。這紀年銘，乃推定諸因烏拉古墳的替建年代，最確實的根據。

(註三)

第二十三號墳出土的漆杯四個，都同形同文，此類比前例簡素，耳無叮飾，外側繪渦狀蔓草紋，當是從應龍被脫化的。底外面都有同樣的標記，或為製作者的留印。(註四)

當一九二七年時諸因烏拉的古墳第二次被發掘，中又出一銘文漆杯，比「上林」漆杯尤佳。外側朱繪圖紋，銘文刻於近底部。全文六十九字，確為建平五年蜀郡西工的製作：

「建平五年，蜀郡西工，造乘輿器漆木黃耳樽，容一升廿六合。

素工尊，駝工哀，上工壽，銅耳黃塗工宗，畫工口，洵工豐，清工白，造工去造，護工卒史巡，守長克，丞敷，檢豐，守令史嚴主。」

年代與「上林」漆杯同。更增加考定諸因烏拉古墳群年代的根據。(註五)

諸因烏拉的漆器數目上，自然較乘輿所見的，顯有差別。但其地另外還出土許多西方文化的遺品，在這一點上，是研究古代東西交流，極富重要意義的。

註一：梅原未治：北關古發見的漢代漆器（古代北方系文物的研究）第一圖漆盒復原圖，第二圖漆盒金板圖紋。

註二：同上，第三圖木棺漆繪一部。

註三：同上，第四圖（一）「上林」耳杯及銘文擴大，第五圖耳杯實測圖。

註四：同上，第六圖（二）第二十號墳出土耳杯圖紋。

註五：同上，第四圖（一）「蜀郡西工」耳杯。

三 鏡

漢代的工藝品最精緻的，除絹帛與漆器外，還有那「鍊冶鉛華」的白銅鏡。這不單為現在的收藏家所愛好蒐求，恐怕就是漢代當時，圍繞中國的各民族也是一樣羨慕欲求的。所以我們又可以就中國漢鏡的分佈，去看中國文化向西方傳播的路徑。

我們很感謝日本的梅原博士，他把他在俄國所看到的材料介紹給我們，使我們得知關於這一方面許多珍貴的標本。(註一)在西伯利亞的葉尼塞州曾出土一面漢日光鏡，徑二寸五分，白銅質，滿佈光澤，製作甚佳，確為漢鏡。紋飾如普通日光鏡常見的，鑄鈕作連弧文，

以直線連鏈座與弧文。其外爲銘，曰：「見日之光，君令長毋相忘」十一字，乃漢盛世的特徵。安姆斯克(Anstak)出土一面素鏡，鏡背以變形羽狀獸紋爲紋地，鈕繞以重圈，圈外枝出四葉形，圖紋鮮明，銅質光白，是中國原作無疑。(註二)米努辛斯克(Minusk)也曾有日光鏡及家常當鏡，百乳星雲鏡，方格雲葉紋鏡，神獸鏡等漢鏡出土。日光鏡藏安姆斯克博物館(Museum of Torusk)，銘文的起首有一鳥形圖紋。(註三)其餘藏米努辛斯克博物館。米努辛斯克附近的貝洛維爾斯克(Belovsk)也出土變形羽狀獸文地丁字鏡殘片，屬秦鏡系統，與安姆斯克的發見品都值料注意。並有流雲紋鏡的連弧紋鏡片，有「凍治鉛華」的銘，鑄製極佳，一見即可知爲原作。又有二殘片，存「凍治」，「不羊與天無極」之銘。

除了上述的北亞細亞，再往西看，就是在裏海西岸的高加索，也聽到會發見漢鏡的資料，這是出土於帖木兒汗蘇喇(Timur-Khan Sura)的連弧文鏡，今藏弗拉第卡卡斯(Valerka)博物館。鏡徑六寸六分，鏡背雖爲綠鏽所覆，但尙可見昔日的光彩。銘曰：「凍治鉛華清而明，以之爲鏡宜文章。延年益壽去不羊，與天毋或日月之光，千秋萬歲長樂未央。青(?)口。」末二字不明。當爲漢盛世之作。(註四)在這離裏海西北岸不遠的帖木兒汗蘇喇地方，居然有這樣的漢鏡發現，明確的告訴我們漢代文物西漸的事實。

不單此也，漢代文物的影響，並且使這些蒙受中國文化的地方，造出許多銅鏡的仿製品。這一類的遺品是非常多的，我們只能略舉幾

漢代文物的西漸

例。首先我們將看到斯坦因在樓蘭遺址發現的仿製鏡，爲模日月鏡及規矩鏡的。然後我們往西看到高加索與南俄的出土例。如北高加索闊般(Koban)出土品中有一鏡，徑三寸四分，白銅質，外輪作長齒紋，內輪分四格，每格確以渦旋紋，頗似漢瓦當所見者。朝鮮南部永川出一鏡，似有同類紋飾，但闊般者較之更粗。這是歐洲極常見的鏡式，此鏡藏奧大利威因土俗博物館(Museum für Volkskunde Wien)。(註五)又在高瓦河(R. Volga)的下流卡米斯欽(Kamyshin)出土品中，一鏡徑二寸四分餘，白銅質，素鈕繞以方格，每邊當心處各伸出似「个」字形的二枝二叉紋飾，邊緣作齒紋圈。蓋是漢方格規矩鏡最粗簡的仿製品，所謂「个」字形紋就是規矩紋的變形。同出有最具有特色的扣針，其時代最遲當不下於西曆三世紀。與帖木兒汗蘇喇發見的漢鏡同爲極重要的資料。梅原博士以爲仿製小鏡之多屬白銅質，蓋是溯其源於使用白銅製鏡的中國文化。(註六)又一出土地不明的鏡，徑二寸三分，外輪爲漢鏡特有的梯齒，無齒兩端文圈，內輪作極似丁字形簡單化的文飾，頗與日本出土的小仿製鏡相似。闊般出土一鏡，徑二寸六分，白洞色澤與卡米斯欽出土鏡相近，鏡背自鈕伸出頗長的齒葉紋如花形，外輪配以波文，也具仿製品的趣味。以上三鏡藏愛爾蘭塔基博物館。(註七)

如上所述諸例，我們不單明確的知道，漢代文物遠播於西方，並且因爲有仿製品的發現，可以知道中國文化波及彼域後，還發生了顯著的影響，使愛慕中國文化的人們，不自覺的仿製了許多小鏡。同樣

律西方傳播的例，還可以在劍玉具中見之。

註一：梅原未治：由考古學所見漢代文物之西漸（古代北方系文物的研究）。

註二：同上，第二五圖（一）雙形狀鐵地盤。

註三：同上，第二五圖（二）漢日光鏡。

註四：同上，第一七圖，漢通靈文鉛華鏡。

註五：同上，第一九圖，漢齊紋仿製鏡拓影。

註六：中國銅鏡的鑄造，用銅合金的成分極爲講求，漢唐盛世錫多佔百分之十四，鄒玄注考古記所謂：「凡金多錫，則忍白且明也。」可知錫多則白而含明。宋以後錫始增多，鑄質才變劣。而這種講求用錫的鑄法，實自先秦已確如此。所以梅原博士之說，乃確定不易之論。

註七：同註一，第一八圖（一）「个」字紋仿製鏡（2）齒紋仿製鏡（3）四葉花紋仿製鏡。

四 劍玉具

漢代刀劍之鞘，常有玉具裝飾，所以漢書王莽傳與匈奴傳都有「玉具劍」的名稱。孟康注所謂：「標，首，鐔，衛靈用玉爲之也。」衛即箴，也通作箴，是一種劍鼻飾。（註一）這劍飾的玉箴與鏡鑑都在南俄曾見出土，也可以引爲漢代文物西漸的例證。

據梅原博士的介紹，（註二）倫敦大英博物館藏一高加索出土的玉箴，長三寸一分餘，寬八分餘，其式與樂浪遺址出土的實例全同。

（註三）面作自獸文變化來的雲氣文，細線淺雕，極具漢式的特徵。玉質堅，色蜜黃，也與中國玉一致，可以確知是由中國傳去的。

（註四）

南俄喀爾其（Kasib）發見一玉箴，今藏巴黎法蘭西國立博物館。玉長四寸一分，較前者大，無文。其笨重無文之點，與中國通常的玉箴不同，玉質薄乳白色，當是仿製品。（註五）

莫斯科國立歷史博物館也收藏二例，一個也是由喀爾其古墳出土的，長三寸二分，寬八分，表面無文，但細部與漢代的遺品全同，質爲乳白色有光澤的軟玉。其二爲塔耳姆斯卡雅（Pankova）的出土，厚而短，長二寸七分餘，寬近一寸。雖具玉箴通有的各部，但與漢製不同，質薄乳白色，頗富仿製品之感。（註六）

又普魯克魯夫斯克中央博物館（Petrovsk Central Museum）藏一南俄窩瓦地方（Vogda River）出土的銳劍玉箴裝具。玉鑄製，形制與喀爾其古墳出土者殆相同，其裝置於鞘的狀態，與樂浪出土之例相同。（註七）

據以上所記諸例，除從中國輸去的玉箴外，還有形式上爲自中國的玉箴變化出來，可以推定爲模作品的。很清楚的也是承受漢代文物後，並且更進一步發生了相當影響的現象。

註一：磁俗名「昭文帶」，自呂氏考古圖，朱澤民古玉圖以來，習習謂之爲箴。而見大漢古玉圖考訂爲「箴」，以爲是貫帶圖經的軍帶佩玉。據樂浪出土的例，仍以箴稱爲是。

註二：梅原未治：由考古學所見漢代文物之西漸（古代北方系文物的研究）。

註三：關野貞，樂浪郡時代的遺跡。樂浪出土的玉箴表面作旋渦狀面紋，裡面

胸部有一長方孔。孔內存絹痕，附裝於繩帶上。其方孔當爲穿編紐，繫於繩帶上的。

註四：同註二，第二〇圖（一）高列舉州土玉環。

註五：同上，第二〇圖（二），略顯其出土玉環。

註六：同上，第二二圖（3），略顯其古墳出土玉環（4）培耳斯卡雅出土玉環

註七：Max Ebert, Keatlexikon der Vorgeschichte及Janse, Ebers antiques Tombers en Chine. 及梅原博士文，第二十二圖爲瓦地方發見鐘及玉環。

X X X

季刊 中央亞細亞

創刊號目錄（民國三十一年七月）

中央亞細亞概觀……………	王謨
烏梁海邊區之概況與素阿特人……………	祥伯
高昌城鎮與唐代蒲昌……………	馮承鈞
新疆之史前考古……………	裴文中
唐鎮文中之西方意匠……………	姚鑿
西藏種族沿革地理考……………	張法麟
西藏風俗概拾……………	張甄俯
西北沿邊圖籍志……………	龍驤

第一卷 第二期目錄（民國三十一年十月）

西藏之氣候與農作物……………	蔣丙然
西藏宗教研究……………	周長海
文頤籌藏政策及處理陸吐設卡案之始末……………	庚年
敦煌俗文學之發見及其展開……………	傅芸子
漢武伐大宛考釋……………	周建平
散氏盤爲氏羌器考……………	柯昌濟
新疆礦產及其重要性（上）……………	尹樂心
西北沿邊圖籍志（一續）……………	龍驤

像上面列舉的絹帛，漆器，鐘鏝，劍玉具諸例，可見中國文化西漸於西伯利亞，中亞，南歐諸地。並且這些地方接受中國文化之後，還因愛慕而作出許多仿製品；可以想見中國文化波及這些地域後，發生了怎樣的影響。所以爲要明瞭中國文化與西方的關係，我們切望知道西伯利亞，中央亞細亞，南俄羅斯的考古學調查的資料。然後我們才能够對中國文化整個的問題，有清楚的瞭解。可惜自己學識淺陋，加之這方面的材料又不易接近，只好借助於日本學者的介紹，會綜錄成此篇，希望引起我國學界的一般注意，並以爲個人攻究的預備。

漢代文物的西漸

中央亞細亞概觀（續完）

王 謨

（四）西藏青海

在秦漢時即稱西藏爲「羌」，後作爲「章」，今日曰「藏」，皆同一音也。藏人自稱其地爲伯特巴^{Tibet}，稱其國爲伯特尤爾^{Tibet}，稱其人民爲伯特巴^{Tibet}，後又稱爲禿髮或土伯特；自南北朝至唐代所稱之吐蕃，蓋土伯特與禿髮之簡稱也。今日西人所稱之^{Tibet}，或亦此之譯音歟？元明時稱之爲烏斯藏，或專稱爲烏藏，近又稱爲衛藏，皆同一音也。緣西藏分爲四部，即東部之喀木部，中部之衛，藏二部，及西部之亞里部是也。喀木部即康部，往日之川邊，今日之西康，乃察木多及其以東之川滇西境平行山脈區。衛藏二部，佔西藏的中部，又從前之衛州，藏州，普通稱之謂藏，後藏是也。亞里部位西藏之西部，與西北部之喀爾喀克州，同爲西藏之邊境地方。近世又有稱西藏爲唐古特者，此乃稱西藏東北部之名，蓋西藏東北部，即青海的南部地方有唐古特族故也。地理學者，往往合稱西藏青海高原爲草唐高原或羌唐高原，或專稱草唐。至於青海，乃蒙古語庫庫諾爾^{Kokonor}之意。

譯，因高原之上，有大淡水湖青海，其周圍之地方，亦稱爲青海地方。西藏，青海，西康，在政治上雖分爲三區，但在自然地理上則同爲一區，故吾人可合爲一區記之。而在政治上，西藏與青海間之界線，亦因時代而有差異，此蓋因民族不同及外交上之關係所致。在清代所劃之西藏界線，乃包括青海及西康之廣大地域，此即西藏人所唱「大西藏主義」下之廣義的西藏，其着眼點主在宗教；蓋西藏青海，大部爲喇嘛教之布教地故也。但自民族方面觀之，此廣汎的西藏，包含多數之不同民族；即西藏之大部雖爲西藏人，然東部之喀木地方，則爲喀木人與西番人，東北部爲唐古特人，青海北部，又爲額魯特蒙古人（準噶爾人——即蒙古人與回人之混合族）與回人之住地。清代之界線，蓋依西藏人之宗教的主張所定。乃清末民初，英人在外交上，利用清朝之主張，將青海西康均劃入西藏版圖內，以遂其外交上之野心；至此，我國乃宣布將青海與西康劃出，作爲二行省，使與西藏分離。今日之西藏，即除去青海西康以外之狹義的西藏也。包含西康青海之廣義的西藏，西自東經七十八度半，東至東經一二〇度，北自北緯

成之鹹湖。其最大者爲東部之薩格里海，奇林湖（騰喀林湖），中部之察格拉克穆湖是也。漸至北部，因雨量漸少之故，湖泊亦稀。此等湖泊與流入此等湖泊之川谷地，均爲良好之牧畜地。

西康地方 現時之西康省，包含西藏東部之喀木地方及川邊之大雪平行山脈二區平行山脈，爲川藏與西藏間之天然屏障而中國本部與西藏間之中間地區也。此區之山脈河流均走於南北方向，與向亞細亞大陸流入之夏季溫濕季候風之方向一致，海上之溫濕氣流貫入各平行山谷，故此等山谷，在夏季氣溫高而雨量多，其氣候溫濕情形，與南方之印度支那半島相若，乃顯著之亞熱帶多雨氣候也。因之，山中爲熱帶大森林所覆，森林帶之上，更爲熱帶草地，谷中之平地則爲豐饒之農業地，一旦開墾，可產豐富之稻，麥，豆，及其他之亞熱帶農產物。各川谷之兩段，英人已屯兵，施行開墾，修築道路及要塞。山林中產種種之良好木材，藥材，染料；此等木材，藥材，多經雲南四川，輸入內地，所謂川藥材之大部，均出自此。漸至北部之各大川上流，因氣候漸次乾冷，漸變爲溫帶草地及荒地矣。

青海地方 乃西藏高原東北部，介於阿爾金山 Altay Tekt，祁連山（南山）與可可孫立山 Koko Shah Range，巴顏喀喇山脈間之另一山間高原。其中央由青海中部高地（積石山羣）分隔爲東西二部：東部爲青海盆地，爲青海及黃河上游各川所灌注，爲與東部甘肅同樣之溫帶草地。現雖爲牧畜地，然若開墾，即可爲良好之農業地，我國現時之西北開墾目的地之一也。此乃青海之精華區，普通所謂之青海，即

指此東部之青海盆地，西部爲柴達木盆地，地勢更高，而又爲大山脈所包圍，乃一純然之山間高原盆地。因之氣候乾燥，成一帶之半荒地（半沙漠地）。因高度高，且有河川由周圍之山脈流注，故其乾荒之程度不若塔里木與蒙古等沙漠之甚。由山上流下之河川入盆地後，於不知不覺之間，水蒸發盡，鹽分停於土中而成廣大之鹽澤。其水量多者，亦僅成小形之鹹湖而已。盆地之中部，概爲不毛之鹽荒地與沙漠，僅周圍之山麓及山腹，氣候較溫，有少量之草可行牧畜而已。無論東西，各川谷中，概爲溫帶草地，不但可行牧畜，且可利用川水灌溉農業。

北部西藏 約在北緯三二度以北，崑崙山脈以南，青海高原以西之地區。地形上爲西藏高原之本部，爲由多數之斷片山脈所點綴之廣漠高原地。因緯度漸高，且距海漸遠，不能受海洋溫濕風之恩惠，故氣候乾冷，大部爲瘠硬之地方，乃岩石崩壞所成之廣大礫漠，爲西藏最荒涼之區域。惟西部因有重疊之當風高山，山上降雪頗多，雪水流下積成多數之湖泊及沼澤（鹽澤）。此西部高山地，其向海風之山腹，有草地可供牧畜，乃純粹之牧畜區也。

西藏青海高原，大部均爲古地層所成，故礦產極富，尤多貴重礦物。唯因交通不便，且因藏人迷信極深，不但多未開發，且多未發見。惟鐵產一宗即爲世界之大寶庫。現已知之鐵產爲金，銀，銅，鉛，鐵，水銀，岩鹽，硼砂，煤油（產於西康之雲嶺山脈北段）等，尤以金爲最富，主產於東部之西康地方及西部山地，現已開採，備爲海取

稀金，但其產量已極豐富。西康之康定，順寧，察木多，嘉黎，托克耶，托克吧拉克巴，西部山地之印度河上流羅多克，均爲有名之稀金產地。西人且稱西康爲「中國之加利福尼亞」，其金之多可知也。產金之富，乃英人垂涎藏之主因。次於金之重要礦產爲鹽澤地所產之天然「湖鹽」，乃北部西藏及青海之大富源，土人採取之，輸出附近各地。由青海向甘肅輸出者稱爲「青鹽」。

西藏無工業之可言，僅有手製之土產品，如毛布，毛氈，草具，銅佛，佛器，陶器，藏香，藥料等是。藏香及藏料，尤爲特出之產品。

西藏青海，因物產少，人口稀，且文化亦不進步，又加交通不便，故商業極不發達。主爲內部之物資交換，對外貿易僅行於中國本部與印度間，亦僅爲土產品與少量工業品之交換；對於中亞細亞及伊蘭地方，亦有少量之交易。其與中國本部間之交易，往日雖極盛，但近年因政治上之阻礙，已大衰減，與印度間之交易反而轉盛。內地貿易，以拉薩爲最大中心，往日以我國商人爲主，近年則轉入印度人及尼泊尔人之手。藏人多以女子經商。其使用之貨幣，主爲金銀塊，大都會即用本地之湯額銀幣及中國印度貨幣。由西藏西康向我國內地輸入毛氈，金，藥材，藏香，藥料，麝香，琥珀等，由我國內地輸出布疋，絹綢，磚茶，穀類，烟草，麩類，裝飾品，雜貨等等，尤以茶，布疋，綢緞爲最多，藏人甚有以茶及綢緞作貨幣與財產者，其貴重可知矣。內地與青海間之交易，因距離近，且交通較易，故較西藏爲盛，且使用內地之貨幣，尤便於交易。由青海向內地輸出羊毛，皮革，毛

中央亞細亞概觀（續完）

皮，畜牲，毛氈，鹽，藥材，由內地輸入布疋，絹綢，茶，烟草，銅貨，洋貨等。西藏西康與內地之交易，主行於西康之康定（打箭爐），理化（理塘），巴安（巴塘），昌都（察木多），甘孜等地。青海與內地之交易，主行於東部盆地中之西寧湟源（丹噶爾）及四川西北境之松潘。西藏與印度間之貿易，以與孟加拉 Bengal，喀什米爾 Kashmir，恒河中流之聯合諸州 United Provinces，尼泊爾，不丹爲最盛；由西藏輸出畜牲，羊毛，皮革，麝香，鹽，珊瑚，寶石，由印度輸入茶，穀類，棉毛貨，糖，香料，洋貨，金屬貨，絲綢，紙類，玻璃，煤油等，尤以茶爲最主要之輸入品。近年一方因印度茶業之發達，他方又因我國與西藏間有政治上的阻礙，故印度茶獨占西藏市場。其與印度之交易，主行於亞東，大吉嶺，江孜，日喀則等之國境都市。

西藏之人口，究有若干，因缺正確之統計，故不能詳知。據推測，西藏本部約一千萬，西康約四百萬，青海僅一百萬；以西藏本部及青海爲最稀，西康因有多數之漢人移入開墾，故人口最密。西藏本部之最密處爲東南部之季候風區，西康之最密處爲東部，青海之最密處爲東部之青海盆地；人口最稀者爲西藏之西北部及青海之西部。西藏與蒙古，同爲人口增加遲緩之地方，其原因一爲喇嘛教，二爲行一妻多夫制度，三爲生活困苦。

西藏青海，均爲民族複雜之地，尤以其邊境，與他民族混合，極其雜亂。其比較純粹者爲西藏之南部中部，純爲西藏人，青海之南部爲與西藏人同族之唐古特人，北部則爲額魯特蒙古人。乃由準噶爾移

來者也。愈到邊境，則愈與他民族混雜。東部之西康、青海盆地，與漢人雜居，混合特甚；東南部與印度支那人及印度人混合之結果，生出苗人，蠻子，西番，羅羅，及布丹等之混血民族；東北部之唐古特人，又與額魯特蒙古人混合，西北部則與回人及伊爾人混合。

西藏人即古時之羌人，又稱為土伯特（圖伯特）人，為西藏、青海、西康之主要民族，自稱為伯特巴（*Bar-ta*），住於雅魯藏布江流域，西康地方，青海之南，中，西三部。色黃，身矮小，手足粗大，短頭，廣額，高鼻，大耳，大口，薄唇，眼小而斜，額骨隆起，鬚髮少，衛藏二部最純粹；用單言語，故在人種上，與中國人同系。文字類印度文，乃變體印度文字，亦為一音一義之標音文字。大部事遊牧，僅東部有事農業者，主食乳肉及麥粉製之糌粑。平民多衣毛皮，住帳篷，上級人衣絲綢，住平頂房屋。上等人雖一妻一夫，而平民因貧之故，數人共娶一妻，子女則共有，此乃特種之古時蠻風也。人民勤儉實，文化極低。純正之伯特巴，居於東南部之雅魯藏布江流域，西南部湖泊地方之江巴（*Jamba*），章巴（*Changpa*），夏木巴（*Shamba*），北部特洛巴（*Droka*），夏克巴（*Chakpa*）及東北部之唐古特人（*Tsang*）均為不純之藏人。唐古特人，即古時之氐項，宋時之西夏人也。近年人種學者多以西藏高原為人類之總發祥地，各民族均自分散而出者；即由此沿長江源而東者為古時之苗族，由此而南至印度支那半島者為越南人，由青海沿黃河而東進至黃河流域者為漢族，其後更有戎、氐、羌等族移住青海，甘、陝。由高原向西繁衍者為土耳其人及伊爾人。

西藏人及東北部之唐古特人，均奉喇嘛教，西藏北部及青海東北部之額魯特蒙古人，土耳其人奉回教，至於西康地方之西番，蠻子，羅羅，苗人等則奉邪教。喇嘛教乃佛教與西藏原來之邪教混合而成，掌教之僧侶，均稱為喇嘛，為「上師」，「無上尊」之意。喇嘛教原分新舊二派：舊教乃佛教與邪教合併當時最初之喇嘛教，服紅色之衣帽，故又稱紅教；更分宗奉羯摩之羯摩派（*Karma*），宗奉釋迦之釋迦派（*Sakya*），及特瑪微巴幹所創之寧麻巴派（*Nyingma*），特許僧侶娶妻，以子承繼，戒律不嚴，尚魔術，為極幼稚之宗教，元時曾盛行於西藏蒙古。至明朝永樂間，青海西寧之宗喀巴加以改革，創成新教派，此即今日所行之新喇嘛教也。衣冠尚黃故稱黃教，禁止娶妻生子，納弟子承繼，戒律極嚴。宗喀巴當時即納二弟子，一為達賴，乃當時西藏之王子，以之為觀音之化身，使握政教之無上權，為事實上之國王，駐拉薩之布達拉宮；一為班禪，以之為文殊之化身，為西藏之副教主與副王，駐於後藏日喀則之扎什倫布宮。達賴與班禪，因均為菩薩之化身，故稱之為活佛（呼圖克圖），死後再轉生為活佛，稱為第二世活佛，若再死後，則稱為第三，第四……

我國自元以迄於清，因鑒於青海西藏之人民悍，而又地勢險阻，不易征服，故向取懷柔政策，並極尊重與提倡其宗教，使馴於宗教下，庶其安定神秘之生活，對其教主（國王）則封以高爵。一方為保護與監視其地計，由中央派遣軍政官吏駐之，換言之，即以之為藩屬國，亦即今日所謂之保護國也。自元以迄於清之長時間內，我國政

府雖以讓柔，禮遇，尊重其自治，得保無事；然向未進一步而事經營，故西藏對我之關係不甚密切，以致種下近年西藏與我事實上脫離之機。雖自清領中葉以來，派達正副駐藏大臣駐於拉薩及日喀則，加強統治，由藩屬之形式一變而為直接統治；又經趙爾豐之經略略略，使之歸於川滇之版圖；然清末因國家多事，外患頻臨，而西藏又反清廷。此時我方對藏壓迫，而英方反而懷柔，刁唆藏人反我，以致前後藏傾向英國，漸次與我分離。至民國初，因國內革命，無暇西顧，英人更肆行無忌，藏人亦因不能得我國之保護，遂漸棄我而就英國。此後英人見我力已不及，更加緊嚙住且扶助藏人反我，一方英國乘民國初成，我國須求英國承認之弱點，更在外交上對我加以大壓力。民國元年，三年，竟提出要求，不許我國干涉西藏內政，承認其自治，並不許駐兵，西藏內政反須受印度政府監視。當時我國政府，因須求英承認民國，不得已乃承認其要求，自此西藏乃與外蒙同一部調而事實上脫離我國矣。至民國二年之西木拉Sumner會議及民國三年之德利Daly會議，英人竟主張分西藏為內外二部，內藏僅為怒江以東之平山脈

地方，歸我國直轄；外藏則包含喀木，前後藏，及青海之大部，以之為獨立部，歸藏人自治，僅認我國對之有宗主權而已。但此提案我國堅不承認，於是會議決裂；其後雖曾經多次之折衷，然因英國對劃界意見，不讓一步，卒未得結果，遂致擱置。此後英一意孤行，無視我國，且無視西藏，達賴喇嘛乃派員至北京求再歸順，亦因英國之阻礙而無結果。此後英人對藏態度更厲，竟派兵入藏，強迫學習英語，且將班禪逐出，使亡命我國。現在英人在藏計劃軍事，布置經濟根基，強藏人子弟學英語，受英國教育，今日之西藏，實名存實亡之西藏也。至民國十七年至十九年，我國乘西藏問題未解決中，將四川省原有之建昌道南，即建南七縣及漢源縣併入西康，改為西康省，置省府於巴安（巴塘），又將甘肅所屬之西寧道，即西寧，大通，碾北（樂都），循化，貴德，巴戎（巴燕），湟源七縣併入青海，改為青海省，置省府於西寧。近年更由內地大量移民於此二省，從事開墾。（完）

【筆者：國立北京師範大學地學系教授】

新疆二魚之記載

張春霖

中國所產淡水魚類，以長江珠江二流域種屬最爲繁多；西北區域，種類數量，比較爲少。兼之該地人民迷信，不許採魚，故對該地標本收藏最少。數年前，北平研究院赴新疆調查植物，曾託顧便代採魚類，計採得魚兩種，均屬於鯉科，詳細說明，述之於後。又聞採得標本後，須酒精泡製，因運輸不便，標本均須駱駝負載，沿途瓶葯，屢遭破裂漏傾，倍費手續，終得運至北京，俾得研究。此對於該院採集諸先生所當致謝者也。

I. 狄氏魚 *Dipyrus diwoskii* Kessler

此種之異名，有 *Dipyrus przewalskii* Kessler; *Dipyrus Kessleri* Kusky; *Dipyrus kansuensis* Günther; *Gymnochrysis pachycephalus* Herzkaewski; *Dipyrus crassialis* Steindachner 等，今抄在新疆烏魯木齊所採之一標本述之：體長自頭端至尾之基部爲 170mm，體高爲體長十一分之二，頭長約爲體長四分之一，眼徑爲頭長七分之一，小鰓爲頭長七分之二，背鰭有二不分枝刺及五分枝之刺，臀鰭有三不分枝刺及五分枝刺，鱗片在側線上九十六個。

體長近圓柱形，腹部無棱，排洩腔在臀鰭前，頭尖形，吻鈍，口在頭之腹面，微彎，下頰有用質皮，唇有褶，眼小，居頭之上側方，

鼻孔近於眼，有一對小鬚，鰓膜與鰓橋相連，背鰭無硬棘，其第一刺居腹鰭之前，與吻端距離較尾基距離爲短，胸鰭不連腹鰭，腹鰭不連臀鰭，尾叉形，喉齒尖形，尖端鈎狀，二行，其數爲四及三或四及四，鰓大，分二部，側線完全，鱗片小，僅側線上胸鰭上部腹鰭及臀鰭間有之，其他部裸出，顏色上部橄欖灰色，有黑點，腹部淺黃，產於烏魯木齊，西寧亦產之。

尙有魚二尾，亦自烏魯木齊採得，其身體情況，表列如後：

體長 (以 mm 計)	150	124
體高與體長比	5/4	5/8
頭長與體長比	3/8	3/9
眼徑與頭長比	6/4	6/2
體長與頭長比	4.0	3.7
背鰭刺數	2/8	2/8
臀鰭刺數	3/6	3/6

II. 莫氏魚 *Aspofolucius merzbacheri* (Zugmayer)

此魚亦屬鯉科，今就自新疆烏魯木齊所採得之一標本述之：體長自頭尖至尾基爲 170mm，體高約爲體長四分之一，頭長如之，眼之直徑爲頭長六分之一，鼻長約爲頭長七分之二，眼間距約等於眼之

直徑，胸鰭長為頭之一倍半，腹鰭略長，背鰭有三不分枝之刺及七分枝之刺，而無硬棘，臀鰭有三不分枝刺九個分枝之刺，鱗片沿側縱有七千個，側線至背鰭基部十五個，至腹之中部十二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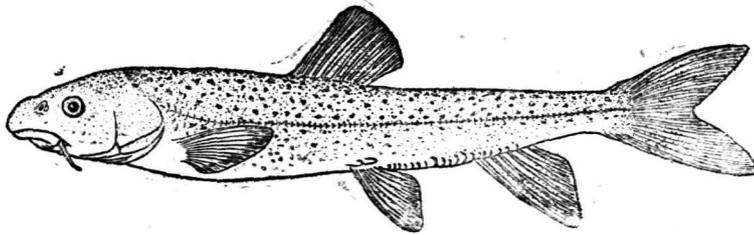
體長而扁，排泄腔在臀鰭前，腹部無後，頭中等大，眼頗小，房頭之前側部，鼻孔近於眼，眼間距寬而平，口微斜，房頭之尖端，上環骨達眼之前緣，鰓膜與鰓橋相連，背鰭之第一刺居腹鰭之後，與吻端及尾基之距離相等，胸鰭不達腹鰭，腹鰭不達臀鰭，臀鰭中庸，尾叉形，上下兩葉頗尖，鱗片小，有七個在側線及腹鰭基部，側線完全，在前部微曲，後部居尾基中部，鱗大，分三部，喉齒扁，上有鋸形突，尖端鈎狀，二行，其數為五與三，顏色上半部灰，下半部白色，背鰭胸鰭及尾上有斑點，產於烏魯木齊。

此外尚有四標本，亦採自烏魯木齊，今述其身體各部狀況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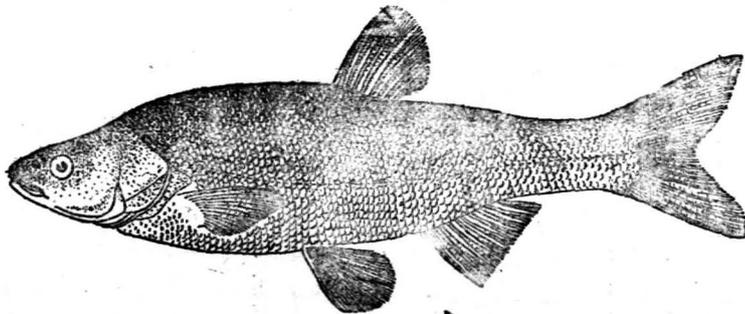
體長 (以 mm 計)	215	231	160	175
體高與體長比	4.5	4.3	4.2	4.2
頭長與體長比	3.0	2.8	3.8	3.9
腹徑與頭長比	6	6	6.1	5.8
背鰭刺數	2/7	2/7	2/7	2/7
臀鰭刺數	2/6	2/6	2/6	2/6
側線上鱗片數	73	75	74	73

【筆者：國立北京師範大學 生物系教授 董理 專院長】

新疆二魚之記載



第一圖 狄氏魚



第二圖 莫氏魚

新疆鑛源及其重要性(下)

尹樂心

四 南疆之鑛產及鑛業

南疆之鑛源，似較北疆爲豐富，且其種類亦較北疆者爲多，唯鑛業之發展狀況，則南疆似不如北疆，是以南疆之鑛業更有積極發展之必要也。至於南疆鑛產分佈之情形，除大戈壁外，幾均有所蘊藏，而尤以天山南麓，阿爾金及崑崙二山之北麓，大戈壁西端爲盛。茲請列述於後：

甲 非金屬類：

一、玉 和闐——和闐之玉，多產自河中；河內多產磨子石，皆爲雲母片岩及閃角岩之混合物，含玉甚富。水自山崗流下，即帶有大如塊狀及小如粒狀之玉。昔日探之進貢北京，今則居民採之，多不自琢，大部運往北京，交由經驗豐富之工匠，刮垢磨光，製成華美之寶玉。清季時曾設五品採玉伯克，此，專司採玉事務，得玉運至沙車以備貢進，所貢之量年達一萬八千餘斤。和闐產玉之地有三：

(一) 玉隴哈什河，在和闐城東五里。玉隴哈什乃突厥語，意即

白玉也；居民採白玉於此河中。

(二) 哈喇哈什河，穿過和闐城之西，河中所產之玉不如玉隴哈什河所產者色潔，多質粗而黯。回部人謂黑玉曰哈喇哈什，故此河又名烏玉河。

(三) 哈瑛圭塔克地方，在和闐城南五〇〇里，亦產玉。

于闐——于闐城東之克里雅河，產雜色子玉，重者三十斤，小者如鷄卵，居民多在秋季水涸後採取玉石。

沙車——亦稱葉爾羌，產玉之區有三：

(一) 葉爾羌河流出其東，河中產玉，清季時採之以充土貢，大者如盆如斗，小者如拳如栗，有重至三四百斤者，色以雪白，翠碧，蠟黃，丹赤，墨黑者爲上品，清設採玉專員於此。

(二) 密爾岱山，在沙車南二百里，又名關勒山，山勢高峻，積雪春夏不消，獨山皆玉，五色不同，有重至數千斤者，名磨子石；其極頂之玉，色澤尤佳，如此羣玉山頭，惜人跡難到耳。

(三) 瑪爾湖盧克山，在沙車南四〇〇里，與密爾岱山遙相對望

，峰勢相連，多產碧玉，堪充膠料。

洛浦——洛浦城東南，于闐城西，兩縣交界處，有俄蓋列克山脈，由南附玉河而來，其西北有沙灘，為大胡麻地及小胡麻地，產羊脂玉，質最佳。採玉者俟星輝月暗，踞候沙灘中，見光澤閃爍者，其下即有美玉，翌日往求之，然得者恒寡，蓋因不能定其處也。

墨玉——墨玉城俗稱哈喇哈什城，因哈喇哈什河流過其東境，河中產烏玉，故名。

葉城——葉城東境之斷續小河中，產美玉。

哈密——哈密產玉之地為馬蓮井子，哈什馬克布拉克及察罕哈什馬克布拉克三處，以最後一處所產者質最佳，色白有光澤。回人稱白色為察罕，稱玉為哈什，猶言白玉之意也。

石油 庫車——庫車以南最最大之油田區，已發現之油田有四：

(一)喀喇亞雷油田，亦稱喀喇玉根油田，在庫車城北九〇里之處，該油田甚大，湧油極多，油色黃而質純，不加精煉，即可作燈油燃料。該處有油田五，居民均以上法開採，油泉之井深自四五尺至十數丈，用木板蓋其井口，數日取油一次，油浮水面，則用葫蘆瓢下穿一孔取之出，而漏其水，即得油質。每日可產數十斤，旺時可得一百二十斤。

(二)庫車西南十餘里山中有石油泉，與溪水混流，五六月以後尤多。

(三)庫車縣村附近有一河，河身有石油湧出，前疏勒華俄道勝

新疆礦產及其重要性

銀行漢美爾員古氏曾調查此油脈。

(四)庫車北之銅山，有石油稠數處，曾有居民採取，每日一人可得油三斤。

疏勒——疏勒西境之赫子爾波于南山，鎮區甚大，油田長約六公里，寬約三公里。東部有小井三四處，近之則油味極強，西部亦有井數處，中有一大井，井口三丈，深二十餘丈，油沫甚厚。前曾開採，日可得油百餘斤。民國七年，該地鎮守使，欲向俄購置機器從事開採提煉；嗣以變亂發生，此項計劃，未能實現，今則空餘廢址矣。

疏附——疏附西北三八〇里之庫斯潭山，其脈自吐子阿蘇嶺分支東南行繞葉雷河之南，突起一高峰，聳立十餘里，山多松柏，產嵐炭及石油，油從石隙出，流溢滿溪澗。

莎車——莎車城西南百餘里有上窩鋪，產石油，有居民採取，每日可產油七八十斤不等。油質尚潔，不經提煉，即可作燃燈之用。

溫宿——溫宿縣產石油之地有二：

(一)塔那克，在縣之東北約百里之處，每月產油百餘斤，油質純潔。

(二)瑪里克山，在縣之南境，該處產石油甚多，旺時日可得油百斤。

疏勒——疏勒產煤地有二：

(一)倭宜塔哈地方，在疏勒城東南三百餘里坎素河之源，亦稱古立鞭梗。河繞康山之陽，該地有英鐵區二，各佔面積二〇〇方里

，炭質較軟而易燃。

(二) 坎吉爾煤密，在疏勒西北二百餘里之處，鐵脈有四層可採之煤，每層厚達二三公尺；每年產煤約二三千噸之譜。先煨煉成焦炭以去雜質，再運售各處，唯運輸維艱。承辦者為商人，年納包銀若干。

附——疏附西南三四〇里之阿依阿奇山，又名額伊爾阿特山，煤層甚豐，石煤層疊，狀如鑿積，東西徑長百餘里，南北寬五十里。

英吉沙——在英吉沙之薩色克提克東北山中產煤，質甚佳，可供冶鐵之用，唯感運輸不便耳。

柯坪——柯坪產煤地有二：

(一) 他拉阿煤密，在柯坪城東北二百餘里，分前山後山兩處，煤質稍遜。

(二) 他拉阿之東曰鐵木耳，其地煤鐵均產。煤鐵有二，東西相對，鐵脈延長百里，當寬三尺至八尺不等，井深丈許，即見煤質；西側已為水所漂沒，東鐵土層油氣粘滯，燃之呈煙，必掘之深處乃佳。

鄯善——鄯善產煤地有二：

(一) 柯柯雅山，在鄯善城西北九十里。面積約五〇〇方里，有煤密五六座，鑛洞甚處，深十四五丈不等，煤質較脆，中含硫質。

(二) 斯爾海油溝，在鄯善城西南百餘里，亦有煤鑛，向有居民開採，唯產無多，祇供本地之用。

拜城——拜城西北之提里克山產煤，煤層厚約四公尺，煤層透露

於外，傾斜約三十度。由此而西折，綿延二百里，有可于卡，雅亨土巴，塔拉克等煤密。

庫車——庫車有二產煤地：

(一) 庫車之北山，煤層約三公尺，綿延而東，煤質佳。

(二) 庫車之東山，亦產煤，所產者係嵐炭及烟煤。

輪台——輪台城東一五〇里有洋薩爾炭鑛，回民開採，煤質堅而色黝，用以冶鐵最宜，運銷甚旺。

焉耆——焉耆之哈滿溝產煤，唯產量不旺，煤質不佳，僅供本地冶鐵之用。

土魯番——土魯番有三處產煤，均在城南九〇里一帶，曰煤密溝，其西曰七昌河，迤東曰蟻螂溝，均產煤；地勢平坦，易於採取。煤

密溝之煤質最佳，開闢十餘處，七昌河次之，開闢三處，蟻螂溝者較劣，僅開一處。開採者達數百人。

哈密——哈密產煤區有二：

(一) 哈密城西南二五〇里之前後山產煤，前山曰前密，後山曰後密，煤含油質，黝色有光，中含硫磺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

(二) 哈密縣西境之七道嶺，回語名塔勒奇，其西南二十里有煤密，產無烟煤甚豐。煤層皆在平地，行露天開採之法。掘探一二丈，即見入煤，此種無烟大塊煤常縱至三尺，寬一尺半，厚一尺；煤層厚約二丈。一年中只舊歷冬季開採，餘時封閉。清乾隆二十六年批准正式開採；密昔屬回王采地，清季用兵該省，湘軍掘供軍用，事後歸湘

人業經營，獲利甚鉅。同王發其利，以六百金贖回，迄今數十年，所得鹽利已數百萬。工人皆係鄉民，為同王所派，每日所給工資甚少，乃半傭半派性質。

此外，南疆之溫宿，葉城，庫爾勒，托克遜等亦均產煤，唯不知其詳。

土魯番——著名產鹽區有二：

(一)城南九〇里之南鄉底湖莊，南山以北之鹽灘，縱二五〇里，橫二二〇里，有產鹽之地六七處，淺深大小各不同；鹽色白味純，歲銷約四五十石，石重七〇〇斤。

(二)北山一帶亦產鹽，多產於中生代紅色砂岩內，東西百里，色白質佳。

庫車——著名產鹽區有二：

(一)巴拉海堤山，在城北一二〇里，其長約七八里，廣約四五丈，產岩鹽，質堅結而色白，味純。

(二)城南之哈拉布哈莊之鹽灘，長五里，廣三里；又距城四〇里之排樓莊鹽灘，面積與前者同，均產產鹽。

拜城——城北六〇里之托孜巴什瑪扎山及城北七〇里之古里阿提瑪扎山，二處之鹽均紅色，味純。又城西三五〇里之庫勒呼勒克山，產塊鹽，色白味純。

溫宿——溫宿之鹽極負盛名，其產區在城北二〇〇里之鹽山，層層峭壁，滿目皆赤壤，長百數十里，附近為齊阿瓦提山，克齊阿瓦提山

新產鹽源及其重要性

，阿拉阿瓦提山。產鹽潔若水晶，俗呼之為水晶鹽，味正色白質堅，又名石鹽；其中偶結一枝如雪附冰者名為鹽根，直至山頂，上面浮紅，下即白鹽片，每鹽片重五六十斤，不加熬煎，研細即食，質極佳。烏什——城西三十五里之托河滿山，山長廣約十餘里，產鹽白色，間雜有土，歲產三四萬斤。

巴楚——城東南一四〇里之玉河南岸有土斯洛克山，縱四〇里，橫三〇里，產鹽，質頗佳。回民俗呼鹽為土斯，故該山以此名冠之。

疏勒——疏勒產鹽區極多，皆戈壁高燥之區，其著者如下：
(一)城東北九十里之阿爾瓦特莊，產鹽色黑味微甘，歲出一百四五十萬斤。又東北一四〇里之烏船爾莊，歲產鹽四五萬斤。

(二)城西南一五〇里之塔什密里克莊，有石山高八丈，長六七里，得鹽如石，色紅青，味純，歲產二十餘萬斤。

疏附——疏附之塔錫馬黑克山產鹽，生於綠色砂岩中，鹽質結晶頗完全，層厚約十公尺。

莎車——城西四十五里之阿瓦提莊，有長四〇里廣十五六里之鹽灘。又城西八〇里之熱瓦齊莊，有長二二〇里廣二〇里之鹽灘，鹽呈塊狀，色青味純。歲出鹽十萬斤。

伽師——伽師產鹽亦甚豐，其產地如下：
(一)城東六〇里之英阿瓦台莊至代里克村，均產地鹽，歲共產鹽五二〇噸。

(二)城西二〇里之庫木艾勒克村，歲產鹽六百餘噸。

四一

(三)城北二〇里之鐵甲木村，三十五里之和夏瓦合莊，百餘里之格達梁莊，東南一七〇里之克郎克萊斯村，一八〇里之麥希提村，一九〇里之鐵板克滿切村，均有鹽產，歲共產二〇〇〇驢駄。

(四)城東北一四〇里之響必磊運西處，有鹽池一，產顆粒狀之鹽，色青味純。

諾羌——諾羌北境產鹽之區甚多，以其北二二〇里之羅布淖爾中產鹽最多。

哈密——距城東南一四〇里之長流水有鹽灘，周圍四十里，掘土尺許，即見白鹽。

尉犁——尉犁縣境內遠近盡斥鹵之地，其鹽色白而微紅，質堅多結塊狀，間有黑色者；川水浸之，結方，解而後用，味殊佳。

輪台——城東三十里，道旁有鹽灘，長二十里寬八里，鑿取成塊，質稍遜。

沙雅——沙雅縣地面遼闊，半屬鹽灘，產鹽之地，點點若星羅棋布。

柯坪——城東十餘里有一鹹灘，長廣各三十里許，所產之鹽質堅色白而帶微黃，味純。

葉城——城東北六〇里之江格艾斯口莊，產佳鹽；又城東北一〇里之高那塔塔莊，產鹽甚多，質潔味純。該縣歲產鹽七十餘萬斤。

皮山——城東二六五里之帕卡，城南二八〇里之塔哈城西一七〇里之波內，城北一四〇里之阿沙提坤悉等，均產鹽，色黃味稍苦。

于闐——城東三十餘里之艾新莊產鹽，色味較劣。
焉耆——城西南七〇里之紫泥泉迤北有鹽灘一處，長六里，寬四里，產鹽。

和闐——著名產鹽區有三：
(一)城東南四十里之處，鹽風毗連，長二〇〇丈，寬一八二五丈，鹽色黃味稍苦；歲產鹽三萬餘驢駄。

(二)城西南四十里之處有鹽灘，長五里，寬三里，歲產鹽二〇〇驢駄。

(三)城西一二〇里偏北，自奎雅明鴿子灘，至塔黑特欄杆之鹽，悉紅色，其地長約四十里，寬二里，歲產鹽二〇〇〇驢駄。

洛浦——城東五十里之多羅莊，其迤南四十里之海侯莊及比之牙莊，迤北二八〇里之塔瓦克明莊等處均產鹽，形似磚塊，歲出十四五萬斤。

阿克蘇——阿克蘇鹽池，產鹽極盛，每年產量達一四五〇〇噸之多。

此外，南疆之鄯善，英吉沙，托克遜等地亦均產鹽，惟質量稍遜耳。

『明鑿——庫車——庫車城東北達利阿之傑米其他古村之小山中產之；該山亦產硫磺，稍東之山腹，產明礬，以鹽運搬，村中自煎，冷後早結晶。

疏勒——疏勒城東一三〇里，有脾斯巴特城，土產黑藥。

礦砂 庫車——城北百餘里之礦砂山，南北長十餘里，東西二里，多石網，礦砂產於多石之處，結於砂中，形如鐘乳。春夏秋三季洞中多火，夜望如萬點燈光，人不可近，冬日寒時大雪火始熄，居民取之，質極佳。

拜城——拜城之礦付山，及額什巴克什山產礦砂。

于闐——于闐之礦砂，產於礦付達爾烏爾布邁山。

土魯番——土魯番北部之火炭山，亦產礦砂。

破礦 柯柯——柯柯之西南，有破山，綿亘極長，延入溫宿境內，產破礦，質純量多。清季時，烏什設礦局，每年蒸餾五五九〇斤，製火藥六〇七八斤，每年用破礦六〇七斤，均由該產地供給。

拜城——拜城之東北境，有額什巴克什山，多破礦，與礦砂同存。

烏什——烏什之破礦，產於古古爾魯克山，回部人謂破礦曰古古爾，謂產曰魯克，猶言此山產破礦也。

焉耆——焉耆之破礦產於額布圖嶺；破礦產於額爾楚克山，回部人謂破礦曰額爾，謂有曰楚克，意即產破礦也。

庫車——庫車破礦產於達利阿之傑米其他古村，距村十町餘，有山一，赤黃相映，雜草叢茂，呈為奇景，山產破礦，兼產雄黃。破礦早結晶，其火微青色，夜間更盛，夏衰冬熾。

此外，南疆之沙雅，土魯番，莎車等縣亦有破礦之產。

雲母石 和闐——和闐附近產玉之山中，間有雲母石岩及矽子石等產雲母石。

新疆礦源及其重要性

石蠟 庫車——在庫車喀喇玉根油泉附近產石蠟，色白而稀，居民採之售與塔什干之雜貨店。此種石蠟不經精煉，可以製燭，雖在土魯番之冬熱下，亦不彎曲，其質佳可想見矣。

石棉 土魯番為新疆惟一之產石棉地，質量均佳。惟遠在邊省，迄未開採。據調查之結果，似有經營之價值。

水晶 南疆產水晶之地有鄯善及墨玉二縣，以前者為著。鄯善之南五六〇里，孔雀海東北之喬爾塔什產水晶，鑄多黑色，淡黑色，間有白色淡黃色者，惟紫色者最鮮；嵌于石間，鑄苗錯雜不定。其地四無人烟，水草缺乏，回民多于冬十月往採之。

墨玉之水晶，與各種玉石雜然相間。

石膏 南疆產石膏之面積甚廣，自疏勒起沿天山南麓，直往東北至輪台土魯番鄯善一帶，產量極多。

水銀 烏什為新疆惟一之產水銀地。產地在烏什城西歐爾德爾山，亦名馬赤山，城隅當山之隈，昔年築城於山下，發現有水銀鑛之苗，其後無人開採，遂無聞矣。

鑽石 南疆產鑽石之地有二：一為和闐之瑪雅爾山，一為葉城之宗農莊。

乙 金屬類：

山金 于闐——于闐產山金之地如下：

(一) 克里雅山，及喀喇塔什山，有官辦金廠三處，民廠甚多。克里雅山，大谷深菁，瘴氣逼人，雖產山金，然少採取者。金鑛多在英

四三

實之手，或漢人以麵或布與土著換金，每年運至國內者值達數十萬元，輸入於印度者亦甚夥。

(二) 他若旁拉山，及青羅山等處亦產之，皆有小廠，惟金苗不甚旺。

焉耆——焉耆盛產山金，其地有二：

(一) 額布圖山，舊稱額爾圖山，其脈自庫車之東北來入焉耆境，山形東西橫互，山高峻，產山金，苗脈顯露。

(二) 恰克圖山及古爾班山，為濟爾噶爾河之上源，其山多金，曾運濟爾噶爾金廠；清乾隆年間准屯兵淘挖，微收其課，迨道咸之際，開採之區達二十餘處，回亂後，舊礦多為山水湮沒，出金頗少，因之乃免其課，准居民開採。

土魯番——土魯番之天山南麓附近產山金，猶以喀喇巴爾噶遜山為最著。

之 砂金 于闐及且末境內——于闐及且末二縣為南疆產砂金最豐之區，溝皆南北向，地極荒蕪，樹木不生，該二縣境內有南疆惟一之正式金礦在焉。金礦有五廠，內以曹里瓦克及戴立克二金廠歷史最長，開採已約二百餘年。清劉錦棠撫新，設金課局，光緒二十八年設保大，保利，保源，保興四廠，成立之初尙佳，後因故途停。

(一) 阿哈他克大金廠：住在崑崙山支脈之阿哈他克山中，山之面積一八〇方里，山高四五十丈，溝深亦如之，岩石有石英及片麻岩，構成南北向，頗為曲折，金砂甚厚，厚自二尺至四尺餘。然鑛在且

末縣治西南九百餘里，在于闐縣治東南一五〇〇餘里，地極遼遠，無樹木村落，又以鑛在山陰，山中多雪，瘴氣瀰漫，故一年中僅四月至八月可以工作，故出產不多，每年有鑛工千餘人。

(二) 卡巴山小金廠：在崑崙山支脈之卡巴山中，在且末縣南三百餘里，于闐縣治東一千二百餘里，山之面積達三百方里，山高約三十餘丈，溝深亦相彷彿，溝內多積砂土及大小礫石，含金砂甚富。舊稱林立，近山根者深二丈餘，遠者深七八尺不等，廠中可以終年工作，惟頗缺乏水流；金夫約有三百餘人。

(三) 某羌小金廠：在卡巴山之南九十里，為卡巴之支脈，該地為花崗岩及片麻岩所成。含金之砂，厚一尺餘，然不甚旺。鑛洞多在溝中，有水而無樹木，流水寬達丈餘；有金夫百餘人。

(四) 曹里克瓦大金廠：在于闐城東三二〇里之曹里克山中，山之面積二四〇〇方里，無水草；鑛洞林立，深自二十餘丈至五十餘丈不等。含金之砂，厚三尺左右，寬五尺餘，長自二三丈至三十里不等，附近無水，故僅藉風揚砂以取金。有金夫一千五百餘人。

(五) 戴立克小金廠：在于闐城西南四百餘里之戴立克山中，山之面積三〇〇方里。鑛在曹里克瓦克大金廠之西南七十里。無樹木田地，舊有金洞甚多，新洞出產頗微少，現僅有金夫數十人而已。

以上之金廠，並非官辦，惟由官派總辦二人，一管包阿哈他克，卡巴及某羌三金廠，一管包曹里克瓦克與戴立克兩金廠，聽命夫自挖，每兩金官發銀二十五兩，鄉紳復轉包之於金夫頭目，計阿哈他克金廠每

兩金官發銀二十五兩，鄉紳復轉包之於金夫頭目，計阿哈他克金廠每

年包納金七〇兩，卡巴及葉羌三五兩，曹里瓦克二四〇兩，故
立克一二〇兩，共計三五七〇兩。民國十九年冬，金樹仁氏曾懇頓
各命廠。

于園境內之曹里共，曲爾古沙，托乎魯依沙等處均產砂金，惜未
開採耳。

和闐——玉龍喀什河中及卡浪古山中，亦產砂金。

焉耆——焉耆產砂金之區爲珠勒都斯山，位於城北四五〇里，山
中河爾噶朗河金苗層露，產地有距城十站馬路之紅札，距城五站馬路
之老鴉溝，城西南六站馬路之阿烏塔哈，皆昔日金廠也，珠勒都斯之
水，東流經紅札廠折東北流入昌吉境，羅克倫河之金沙即導源於此。
惟荒山積雪，人跡罕至，回亂後，金廠停閉。

墨玉——哈拉喀什河兩岸產砂金，省府曾於縣城三百餘里外之烏
魯克哈地方，探明鑛苗最富，設金廠，有工夫三百餘名，尙有成績。

尉犁——尉犁之砂金產於城東南約三四里之大西溝，溝長二十餘
里，寬四丈至七八丈不等。山爲片麻岩所成。溝中無流水，昔日產金
甚旺，今則式微矣。

莎車——莎車城西南之乾竺特地方，亦產砂金；帝制時每年採金
入貢，或折交布匹。

鐵——尉犁產鐵之地，在博斯騰淖爾南二〇里附近一帶
，爲古山園地，其地多鐵。

英吉沙——英吉沙有二產鐵地：
新鐵礦源及其重要性

(一) 阿合買提山中，鐵之蘊藏甚富。

(二) 依格日雅沿山之北麓，有鐵鑛生于砂岩中。鐵層厚二公尺
，僅限於山之東北部，鑛量不多；居民往採之。

阿克蘇——阿克蘇北山中，可于卡東南煤窩下產鐵，量不甚豐。
拜城——拜城鐵鑛多在東北山中，鑛區有五：

(一) 明布拉克山，在城東北二三〇里，鑛區最大，約四百里，
產量最旺。

(二) 塔爾齊山，在城西北一六〇里之處，鑛區約一方里。

(三) 牙巴里故山，在城北二二〇里之處，鑛區約一方里。

(四) 城北之登里哈打山及額什克巴什山，鑛區約一方里。

(五) 提札哈依山，在城北一二〇里，鑛區約一方里。

庫車——庫車之北山，赫子爾雅，達利阿之傑木其他古村附近均
產鐵，唯產量不多。

土魯番——土魯番之喀喇巴爾噶海山中，產鐵甚多。

柯坪——柯坪城東北二〇〇餘里他拉阿之東曰鐵木耳，其地煤鐵
並產。鐵鑛在煤鑛之左，相距僅半里許，有舊硯多處；鐵苗寬四五尺
，入地不深。有居民私採，每百斤鑛石能提煉淨鐵二十斤。

焉耆——焉耆之哈滿溝亦產鐵，所產之鐵以本地之煤冶煉之。
其他如南疆之疏勒，溫宿等縣間亦有鐵之蘊藏。

鋼——拜城及阿克蘇二縣——自阿克蘇至拜城庫車一帶，有產鋼之
山數十，以却爾噶山爲最大。拜城每年產鋼約二十萬斤，民國五年統

計其產量佔全國銅產百分之二。一〇。拜城有銅廠五：

(一) 距城西南一六〇里之雅哈阿拉克廠，即上銅廠，其山為却爾噶山，俗名滴水崖，亦名齊爾齊克廠；鑛洞深八九丈至十數丈不等

(二) 距城西南二二〇里之溫巴什廠，即下銅廠，其山曰鹽池溝山，亦名那依斯達克齊克廠。

上下二銅廠產量最旺，銅質純粹，色蒼翠，最稱上品，為全疆銅鑛之冠。却爾噶山脈之銅鑛脈自北而南延長百數十里，清乾隆嘉慶至民初，即徵收銅課開採，鑛苗未竭，成績甚佳，歲出銅十二萬餘斤。惜該地無水草，所用柴水，但係狀鑛石之繩帶開者，應用至為不便。

(三) 其他三銅廠為：城西南二五〇里之塔克銅廠，亦名托和且廠，城東北二〇里之和色爾銅廠，距滴水崖五里之蒙伯銅廠，亦名拱北廠。

除上述者外，拜城東八十里有塞里木地方亦產銅。

烏什——縣屬麥黑克產銅，民二年曾開採，因無成績，三年截止

庫車——庫車之銅鑛，係與阿克蘇拜城者一脈而生，銅質頗佳，唯不甚旺，清季時開採或可得銅萬數千斤左右；民四年曾有官辦銅廠一，官商股各五千兩，後因虧折而停。庫車產銅區亦多，已知者有：

(一) 庫車之歐給康有製銅所，為萊尼扎托·貝古氏所經營，夏有工人六十，冬期七十人，有灶十具，年產銅五萬餘封度。

(二) 庫車北部額什巴克什山附近之露頭三處：曰城北四十里之蘇巴什銅廠；城北六十里之老銅廠；城北百里之新銅廠。由廠西行十

五里進山口，循山口東行約十里，銅山在焉，河流環之，河之西岸曰恰克馬克山，東岸曰巴西克七克山，兩山相距二十里；西岸之鑛南向，東岸之鑛北向，鑛脈自西而東，明深十五丈至二十丈不等，土石雜糅，質軟色赤，銅坯百分中含淨銅三四分至七八分不等。銅鑛產于綠色砂岩中，為孔雀石及藍銅鑛，鑛床約有三層，流染及結核於其間，有發狀，精狀，網狀，多不相連，分布甚廣。

莎車——莎車之蘇魯克庫爾山，產銅。

焉耆——城東三五〇里之庫爾塔山產銅，鑛脈由西而東，銅苗浮現，上下寬三十丈，東西長一里許，入土一尺至四尺，即露銅坯，且土石不堅，不待開鑛，易施工作，其成分計含銅百分之六十五。光緒二十三年曾試探。庫爾塔山亦有銅鑛，與前者合併開採；銅苗含銅百分之六十，銅質較遜於拜城之銅。前曾由官商合辦，設立廣濟銅鑛股份公司開採，因備工太貴，遂致停辦。

疏附——疏附產銅區有三：

(一) 城東二五〇里之伊提約里山，其脈自蘇源山，東北分支南下，至土魯沙依一帶，綿亘不絕，山內產銅，鑛高尺餘，寬二尺，臥而鑿之，苗厚者一二寸，每坯百斤提煉四十餘斤淨銅。

(二) 城西北沿烏爾蘇河由赫子爾起，蜿蜒而至西北百餘里，皆產銅，即每銅坯百斤可煉得淨銅三十餘斤。

(三) 庫山以東有銅鑛二：曰安鳩安及馬庫干；面積共二五〇〇里，各有銅脈十二處，苗寬二三寸，厚數分，每百斤銅坯可提煉淨銅

二十餘斤。

此外，南疆之沙雅，葉城，溫宿，且末，土魯番等縣亦產銅。

鐵 和闐——和闐城之塔瓦克山中產之。

且末——且末之羊麻山中亦產鐵。

焉耆——焉耆之東與土魯番西南境交界處，有庫木什阿克瑪山。

山中產銀，即唐代稱爲銀山嶺者也。庫木什，回語即銀也。

此外，南疆之哈密，土魯番等縣亦產銀。

錫 疏勒——疏勒城西北約三〇〇里，有黑考阿依山，岩石中產錫石，與鉛鑛伴生。

焉耆——焉耆東北之南山中，鉛錫伴生。鑛當半山之間，苗極暢旺，色雪白，煆煉有光。開採者往往用土法不能提煉而遭失敗，斃折中止。光緒二十年縣府領款試辦，亦因製煉不精而輟。光緒二十八年商人葉資開採，旋亦作罷。

此外，開庫車縣亦有錫產。

鉛 靖光——靖光北部之羅布淖爾附近有鉛鑛，鉛苗在地下四尺，每月採掘達千斤。

疏勒——疏勒西北之黑考阿依山中，有鉛鑛露頭。含鑛之層約三公尺，產於石灰岩及砂岩中，爲受花崗岩之接觸作用而成。鑛脈走向爲西北，傾斜甚大，約七十度。居民開採，選佳良鑛苗治之，每百斤鉛还可得純鉛五六十斤。

伽師——伽師正北一百六十里有哈拉布拉克山，產鉛甚富；其脈

新疆鑛源及其重要性

西部似與疏勒者相連，東北伸入烏什境內。又縣屬東北六百餘里之可喜布拉克山，產鉛，每人日可取鑛坯十餘斤，能煉淨鉛五六斤，悉用土法。

焉耆——焉耆東南四二〇里之額格爾齊山，亦名口大山，其上多鉛，以山路崎嶇，無人開採。又焉耆之東北之南山中，亦產鉛，與錫石伴生。

烏什——烏什鉛鑛最多，爲新省之冠。城西北三〇〇之烏城庫

什山，其東南二六〇里之庫魯克玉峰山；西南三百餘里之衣塔黑山，皆產鉛。以庫魯克玉峰山產者最佳，鑛脈自西而東，纏繞糾結，聚在一隅。有舊井一，深二丈餘，前有津商和王成設廠開採，旋即中止；亦曾官辦，因銷路不佳，現已停辦。衣塔黑山鑛脈，自東而西，有舊井四，深二三丈不等，各鑛產鉛甚豐。

溫宿——溫宿之庫克均山產鉛，清季採掘，雖旺而因開採需費過鉅，銷路不暢，後蒙准予停辦，以節糜費。迄今無人開採。

此外，南疆之庫車，阿克蘇，莎車等縣亦產鉛，唯不知其詳耳。

五 新疆鑛源之重要性

新疆鑛源之概況，已界述於上矣。顧以新疆所處之地理位置及其價值，不容吾人忽視，因之新疆各種鑛源，除其本身價值外，亦不難想見其重要性，本文中所謂重要性，即運帶之重要性也；曰新疆鑛源之開發爲建設新疆之基礎，曰新疆鑛源在我國及東亞之政治經濟建設上

四七

之重要性，曰新疆鑛源在國際交通上之重要性。新疆鑛源之開發為建設新疆之基礎，其理至為明顯。夫新疆遠處西北，地曠人稀，富源之開發，當為建設新疆刻不容緩之要圖，而富源中以鑛源最為著稱者也。按諸實際，新疆之農業，似僅在天山南麓塔里木河流域一帶有著發展之可能，牧業則因該省氣候及水草之不均，亦難有普遍發展之希望，唯礦極發展鑛業一途最為上策，盡啓全省地下之利，藉以振興工業，則該省百業始可由簡陋狀態漸入於繁榮狀態，農田水利及牧業亦將因而講求。蓋鑛業發達，工業漸興，人口繁聚，交通稱便，食糧及必需品之需求增加，商業遂有無之利於以興盛也。況鑛源開發之後，民得其求生之道，則能安居樂業；鑛源之產，工業出品，求售於四方，獲利何止倍蓰，該省將日益富庶，財政充裕，漸次即可籌辦文化事業，以啓迪民智，創設社會事業，以改進民俗，一變荒僻之區而為開化之城，則新疆建設大業之完成，實以鑛源之開發為其基礎也。

復次，新疆面積最大，人口最稀，全省僅有人口二百五十餘萬，而沿海各省則有地狹人稠之患，若自移民政策之立場言之，新疆全省可容五倍其原來人口之移民量而尚餘，唯此巨額之移民，其定居問題將頗費周折，該省鑛源之開發果有詳密之計劃，則必能解決大部之移民前驅者之安居問題，故新疆鑛源正式開發一旦伊始，沿海各省之過剩人口亦將自動向新疆流動矣。大凡凡之求生，有避難向易之性，然有利與矣，前途輝煌有望，雖跋千山涉萬水之苦，人亦趨焉，況乃值今求生匪易之世哉。前世紀不乏實例，南非及北美之金鑛開發，其

趨之若鶩者不惟為一洲一國之人而已。由是觀之，新疆鑛源之開發，更可作為移民政策之手段，較諸發展農牧等業尤為簡易而有功效者也。新疆之西北境，與蘇聯之中央亞細亞大牙相錯，其西南境則與英屬印度疆地相接，於是新疆遂有三大重要任務，為我國西北防共之前哨，又為我國西部反英之堡壘。昔時英蘇二國窺食蘇吞新疆邊界，我國無暇顧及，喪地良多，然屆此防共復興中華之際，我國應嚴行配備邊陲之防禦工事，不但可免唇亡齒寒之憂，維護本國之安全，使中國之完整性永無被破壞之虞，且可防赤禍之蔓延。第以該省僻處邊陲，其軍事上之訓練及武備之製造，由沿海各省調運運輸頗費時日，是則新疆有形成獨立防禦單位之必要；以武器之製造及儲備而言，新疆須設立大規模之兵工廠及儲藏庫，至於製造軍火之原料，如煤，鐵，鉛，銅，硫磺，石油之屬，該省率多能達於自給自給之量；故新疆省之鑛源，在政治軍事上之重要性，意義更為深遠，實有積極開發之必要也。前此亦不乏實例，清季平回亂，用兵邊省，事後之新疆即成爲一獨立防禦單位，其屯戍兵丁，於平時邊疆無事時，開墾荒地或開採鑛山，邊疆一旦緊急，則可立盡千城捍衛之責，其所用之軍火，悉由伊犁，惠遠，迪化諸局，以北疆一帶之金屬鑛產原料及南疆一帶之非金屬原料製造之。

新疆之鑛源，有國防資源之價值者甚多，且其蘊藏豐富，尙多未開採，形成西北最大之富源。我國為東亞廣域經濟團構成之一基本份子，故在東亞之經濟建設上負有相當之重任，在東亞之自足自給經

濟體制上有促進完成之使命。然我國之資源泰半已在開發中，唯新疆豐富之鑛源尚委棄於地，無人正式開採；在綜合計劃下，新疆鑛源果能再經縝密之調查及估計，其開發之未來前途實未可限量，足資東亞經濟建設之利用，在將來之補充作用上，新疆鑛源更將日益占一重要位置，乃毫無疑問者也。

新疆鑛源中，以石油一項言之，尤為重要，乃交通器具上發動引擎之最佳燃料。考最近十數年來，國內交通以公路建設推行最廣且迅速，凡無鐵路航運之處，吾願公路網有以連絡之，馳騁於公路上之汽車，多以舶來汽油為燃料，每年漏卮以千萬計；若新設石油以科學方法開採提煉，足可與美煤汽油相頡頏，以挽回利權。抑有進者，自中國至歐路之交通，昔日假海路或繞行西伯利亞陸路，需時最少亦須月餘，自歐陸航空公司創業之後，凌空歐亞大路，穿行新疆，僅需時七八日而已；途中以新疆省為一重要中繼站，如新疆省能充分供給飛行機之燃料，則歐亞大路間之航空業將益呈發達，所需之燃料不必舍近而求諸遠矣。迄洎最近數年，歐亞飛行中輟，歐亞間之交通亦謀求新委辦之發展，倡請東京柏林之交通線，論者謂其路線將有四種可能途徑，路取新疆即其一也。新疆鑛源燃料如能開發，或有路取新疆一途之可能，亦未可知。故謂新疆之石油鑛源有發展國際交通之重要性，洵非過譽也。

綜之，新疆各種鑛源之本身價值不待贅言，種類既多且富；即以其運帶之重要性而論，亦有積極開發之必要。鑛源開發之後，該省漸

新疆鑛源及其重要性

呈繁榮，文化水準提高，不特利於本國，抑且有益於東亞，且歐亞國際間之交通更可日臻發達，而東西文化之交流，新疆則又將直接承其利焉。

六 新疆鑛源開發問題

吾人觀夫新疆深山大谷鑛源寶藏之富饒及其重要性，實感有立即開發之必要。然開發之前，不能不詳察其鑛源分佈之缺點及其以往鑛業失敗之原因，以為今後訂定開發政策之借鏡也。茲分別縷述於後，以資參考：

甲，新疆鑛源分佈之缺點：

新疆鑛源之分佈，誠為廣矣，然其缺點，亦在於此。各種鑛源之分佈，泰半皆過於零亂零雜，時斷時續，毫不集中。某種鑛源統觀全省時，堪稱豐富；但因其分佈之散漫無規律，如以一地觀之，則稍有儲量微少之嫌，故不適於大規模之開採。此種缺點或係因調查之不週及探測之不確所致耳。唯新疆之鑛源實況，迄今尚無全貌之調查，即以目下已知之該省地質構造而推測，其鑛源之儲藏決不惟止於上述者，故此處所謂其分佈之缺點，特將來精確探測後，始可證明，固非肯定之謂也。

乙，新疆以往鑛業失敗之原因：

新疆鑛業之經營歷史，將近三百年於茲，官本商賈，竭力興作，然或始盛而終衰，或旋舉而輒廢，迭起更仆，終歸失敗。考其失敗之

原因要約有六端：

(一)自然環境極惡劣：新疆地勢高亢，鑛源所在，率皆產於峭岩幽壑之中，嵯峨峻嶒，不便開採，此其一；且該省之氣候，各地懸殊，北區嚴寒，南區酷熱，所謂鑛西之寒，土魯番之熱，併稱新疆氣候二絕，可想見其一般矣；採鑛者衝寒冒暑，風吹日曬，鑛廠中工作時作時曠，此其二；不但此也，產金玉之山岳中，多爲深菁大谷，積雪終年不化，瘴癘逼人，或水草不生，又遙隔城鎮，往返維艱，此其三；故採鑛之業遂不能興旺。

(二)交通不便運輸困難：新疆山路崎嶇，沙漠綿亘，路政不修，交通至爲不便，於是城鎮之民，遂裹足不前，此其一；即採得之鑛產，因交通不便運輸維艱之故，亦不能廉價運售於四方，以致銷路不佳，更難與外貨相抗衡，終以虧折而失敗，此其二；又因缺乏交通利器，運輸概以原始方法行之，非驢即駝，極爲遲緩，鑛廠中往往數百人乃至數千人所需之食糧及日常用品，不以時至，常有不繼之虞，且物品售價奇昂，工人羣怨之餘，多棄採鑛之業而向城中求其他謀生之道矣，此其三。

(三)工費浩繁資本缺乏：開採鑛山之利，資本必須龐大，以開辦費一項言之，絕非三五萬元所可舉辦。吾人察諸新疆之經濟狀況，事實上極爲落後，公私財政，皆呈凋敝貧瘠之家，故無餘裕興辦鑛業，此其一；新疆較大之鑛廠，甚少在廿萬元資本以上者，資本既小，其開採範圍必然亦小，無刀購置機械，設備粗陋，產量亦低，偶遇鑛

病不佳，輒遭虧本，無資以持乎其後，不克再圖再勸開採矣，此其二；且新疆之採鑛者因資本有限，故皆眼光狹小，以立即獲利爲務，不以發展鑛業爲懷，但鑛利之興，初則投以大量之資本，其利非於數載後不能見之，時日愈久，所得鑛產之平均成本亦日益減低，鑛利始源源而來，然新疆之鑛業，因資本之缺乏，竟至忽畧此種鑛業之投資原理，故當始盛而終衰也，此其三。

(四)技術落後人材缺乏：歷年來新疆鑛源之開採或提煉，均屬守舊法，唯以經驗是賴，不求進步，甚少鑛廠引用新式方法開採者；董其事者又非採鑛專家，多不諳鑛脈之性，開鑛鑛硯復不合採鑛學原理，故產量不多，此其一；該省之鑛源，多行露天開採之法，即或鑛硯，亦無防水排水之設備，一旦爲水湮沒，輒無法挽救之，因之所產佳硯甚多；所產鑛苗，亦無正式化驗及研究，故提煉不精，產品之質不佳，以該省之銀鉛錫鑛脈而言，三種鑛苗常呈混合同存之狀，往昔開採者即無法折出各原質，而常遭失敗，此其二；該省不但缺乏採鑛專家，即專門之鑛山企業家亦甚缺乏，故在鑛廠之組織及管理上俱不能臻於完善，以致常遭經營上之失敗，此其三。

(五)鑛工缺乏工資高昂：採鑛事業中，勞力一項極爲重要，新疆面積遼闊，其地雖多荒瘠，然以人口過少之故，求生匪艱，而民又無其他奢望，故對於採鑛勞動事業，不感興味，咸卑棄之，於是鑛廠往往有勞力供給不足之感，此其一；民皆非數倍倍資莫肯受雇，在資本微小之鑛廠中，巨量之高昂工資，殊難支應，而致停辦，此其二；況

新礦甚少專門礦工，雖出高價僱之，而其效率並不為高也，此其三。

(六)人事不咸匪奸為禍：新礦鑛業之不興，以受弊於官吏者最甚，大官貪污私飽，小吏營私舞弊，上下因循苟且，往往藉微謀之名，肆詐亂刑，騷擾恣為，奸黨公私，言鑛利者咸疾首蹙額，視開鑛為畏途，屢挫之餘，氣餒智困，藉口結舌，遂不敢輕試鑛利，既在經營中之鑛業，一任其失敗而後已，此其一；官辦各鑛廠，清季遭回匪之亂，轉盡廢圮，其後漸有興復者，惜民國以來，該省屢經政變，兵要之險，亦多停辦，無人繼續開採，此其二；新礦為回漢民族雜處之區，每每因爭奪鑛利，不能合作，互相猜忌，互相破壞，亦大有影響於該省鑛業之發展也，此其三。

由上觀之，新礦鑛源開發之途徑，亦有商榷之必要；然值此文化昌明之紀，凡上述之一切困難，均能克服解決。人類之經濟生活，莫不為其環境物質基礎所決定，唯二者間之相互關係，隨人類智力之發展，日趨複雜密切，以人類與其自然富源之關係言之，謝末曼氏 (E. W. Zimmerman) 之圖解，甚為清晰，一曰瞭然：



謝氏之意謂凡自然界之資源，吾人欲利用時，則須積極克服一切困難阻力，否則令其委棄於地，欲用而不得，或不能盡得其利，不得

新礦鑛源及其重要性

稱之為充分意義之富源，吾人亦無從利用之也。故吾人如承認新礦之鑛山蘊藏為西北最大富源時，則應速籌辦開發事宜，積極克服其自自然界及人事上之一切阻碍。至於著手籌辦開發事宜時，下列諸事似當加以考慮：

(一)重新詳細調查鑛脈及精確估計儲量，俾為制定開發之範圍及計劃時之依據，為實施開採時之準備。

(二)組織新礦鑛源開發公司，並決定其組織之性質，或國營，或民營，或官督民辦，或部分國營，擇其最宜者行之。

(三)依新礦鑛源之現狀而言，似以在綜合計劃下開發最為相宜，以全部鑛源為制定計劃之對象，逐步開採，分期施設。產量較豐地位適中之區與產量較少地位稍偏之區，分別設立總廠及分廠；氣候惡劣之地，可依其季節之變更輪流開採各鑛，以免食夫千指廢時曠日之弊。於必要時，距城鎮遙遠之鑛區，可建設新鎮，以利民居。

(四)對於資本及勞力之估計及供備情形，亦應詳加研究。募集資本，鼓勵國人踴躍投資，其法至善，唯信用是賴，專屬初創，難免風險劇烈之嫌；或求得銀行界之合作，其效較著。至於勞工一項，所需之量極大，一時供給之量恐難足額，於必要時亦須自他省招募，於是其待遇亦應加以考慮，不妨待遇較為優厚。

(五)關於技術問題，在初辦之時，當自他省聘請富有開採鑛山閱歷之專家，草創一切；唯該省亦有訓練採鑛人員及鑛山管理人員之必要。同時在該省之中心，應設立一冶煉化驗室及研究所，俾使該省所出之鑛產品質日漸精良。

(六)開發鑛源與交通之密切關係，上已言之，事關鑛業之成敗

新疆鑛源及其重要性

故在計劃開發新疆鑛源時，交通問題更須注意，方不致蹈覆轍也。交通運輸便利，不但產品得以價廉銷售，而鑛夫及其眷屬之衣食問題亦解決矣。

(七) 鑛區之治安及衛生問題，在荒僻之新疆，似尤為重要。

鑛是觀之，吾人可知新疆鑛源因其規模宏大，當以國營政策為最適宜。要之，新疆鑛源在國營政策之下開發，利益多而困難少，復可為開發西北之先聲，是以新疆鑛業之展望，未來前途宏遠，自不待言矣。內藤湖南氏於其名著支那論一書中曾謂中國欲求進步，首要盡量開發其地下供工業製造之各種資源，使成爲一生產原料之國家，然後始可論及其他之要圖也。內藤氏之言，實爲洞見癥結之論；然則，欲求新疆之進步者，曷可忽視其鑛源之積極開發哉！我國關心西北者，諒不河漢斯言也。(完)

本文鑛源部份之參考文獻：

- 實業部：民國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年度中國經濟年鑑
- 莫大化主編：新疆圖誌
- 費文瀾：中國鑛業誌略
- 黃善勳：中國鑛業
- 鑛業週報三三八期新疆鑛產概況
- 地學雜誌民國二十年第四期新疆新鑛產誌略
- 費文瀾丁文江謝家榮侯德封等：(第一次至第九次)中國鑛業紀要
- 曹維家編：中國鑛業誌略
- 車鴻鈞：石雅
- 吳承洛：近世中國實業通志
- 金建國：中國實業要論

- 楊大益：近代中國實業通志
- 吳紹燾：新疆鑛產
- 吳錫辰：新疆紀遊
- 和卓：回疆通志
- 長白孫國七十一：西域簡見錄
- 長白孫國七十一：西域記
- 鍾廣生：新疆誌
- 松筠：欽定新疆圖志
- 鍾方：哈密志
- 周芳煦：新平縣志
- 曾炳燾：土魯番直隸廳志
- 雷奎燾：綏定縣志
- 佚名：庫車州志
- 佚名：孚遠縣志
- 佚名：溫宿縣志
- 學部圖書局：東土耳其斯坦志
- 周懋琦：西域輿地山川名蹟
- 羅錫慶：中華新類分省圖
- 丁文江等：中國分省加圖
- 趙德源：新疆全省產圖
- 日本東亞問題研究會：支那邊疆產業要覽
- 東亞實業社：支那之物產
- 上原芳太郎編纂：新西域記
- Cobbell, R. P.: Innermost Asia.
- Schouberg, R. O. F.: Peaks and Plains of Central Asia.
- Karamshieff, W., Mowla, and Western China.

西藏教育鳥瞰

青 麟

西藏高原，水土蒸鬱，人地樸實，得天獨厚。雖素秘密自封，不與東西各國通往來，而其風尚之雅，政治之明，與夫建設之躍進，社會之秩序等，均足以表現秘密國之精神。尤其教育制度，及其教育方法，大有研究之價值，良非局外人所能逆料者，宜乎能接受佛教學說，闡揚至命之哲理也。筆者留藏八載，幸曾粗瞻風雅，茲謹以管見所及，就課餘之便，略述其概況，聊當報告云耳，尙希明達有以正之。

按西藏教育制度，略有政治文學系及學理研究系二大宗派。政治文學系復有政治系，及文學系兩分支，其政治文學系學者，畢業後專司司法，民政，審計，軍事，交通，經濟，暨藏政府一切公務；其有不入政治途徑者，則專門研究文字音韻學。學理研究系學者，乃專門研究佛學及哲學論者，於畢業後專辦佛化教育，講述佛教顯密兩科學說，及佛教傳承統系之事，進一步得掌握西藏政教最高權威，如晉經三大寺總座，藏王，代行達賴喇嘛職務，如現在之熱振活佛。茲略以兩章分述該兩大宗派之學府，學籍，學年，教材，經費，及畢業後之出路。

西藏教育鳥瞰

一 政治文學系

甲 政治系

西藏前後藏大中小學校，總計二十餘所，其最高學府，厥爲前藏達賴山大學，藏名哉羅扎；與秘書廳政治訓練班，達賴山政治大學班，爲西藏政軍人才發源地。西藏政軍大小官員，大半出身該校。該校之學生，除世襲官員子弟「準國兒」（此爲在家人責任或候補官階之名稱）或「轄中」（此爲出家人責任或候補官階之名稱）之子弟得保送入學外，三大寺（註詳第二章）亦得保送。其組織係由西藏軍機處，藏名噶夏倉簡員辦理，計教務官一員，助教及職員十二人。其學生之籍貫，後藏人多於前藏人，故西藏縣長後藏人多於前藏人，至於西藏及青海之人數，則惟限出家學生，人數甚微。肄業年限，規定五年畢業，但因學識深淺及特殊關係，出學年限，相互有差。其有品學兼優，或特殊關係者（指現任當道貴族言），得由校方提前保送秘書廳及其他衙門見習；所謂見習，直等於滿清時代之效力。見習年限無定額。

所有教材，全爲藏文本，並無中外東西各國文學書籍，計有藏文文法三十論與譯性論，公文呈式，主要爲練習書寫。其算術法，尤別開生面，並無珠算及筆算，係用石子及木質方圓塊之字粒若干粒，大小類別共約十餘種，計算極爲便利，視內地之珠算筆算，雖似有遜色，其方法則至爲穩妥也。川康入藏商人雖亦有攜帶算盤入藏者，但因校方物於舊習，尙未採用，以此亦足資證明西藏算法尙堪使用，否則當亦早採用算盤矣。再則爲每日課誦，每日晨夕由教授領導讀念；其課本以俄俄經及維度母經爲限。至於體育，音樂，與生物化學及其他各種科學史書尙付缺如。其經費由藏府指定有封地封民，每年交納糧米，不敷之處，另由藏府補助，該校學生因太平出身世家，故服履均極盡貴族化之大觀。畢業後入秘書廳政治訓練班見習，以爲報效；其有優秀子弟，見習一二年即實任外任官者，亦有見習一二十年，仍爲老學生，不得實任官者。該校學生復有不入政治訓練班效力，直接派往各處見習者，見習期滿，即實授各處總管，或三等縣長。縣長每任三年，視其任內政績如何，予以升調，此政治系之一貫概況也。

乙 文學系

西藏政治大學，原無政治文學之差別，但有時大學生於畢業後，其有不能在政治上活動，或思想清高者，乃有文學系之產生。所謂文學，係指文字音韻之學。因藏地一切文化，純由印度佛學中轉來，同時西藏又係獨傳佛教之地域，故西藏文學除佛學外，並無社會文學傳世。在藏地對於非佛教之文學僅有文字音韻，即今此所述之文學，亦即

五明中之聲明。(按五明亦係佛學中之名詞，一聲明，二內明，三因明，四醫方明，五工巧明。在佛教五明不通者不足以作法師，不釋五明者不准著述。)藏人之研究聲明者，最低亦須下十餘年苦功，方克通門徑。如前此來內地講學之青海真髓將錯，安欽活佛，即精於西藏文「聲明」文學者。西藏人研究文學者人數雖衆，得其精義者，固不多見。予留藏八載，嘗歷前後藏各地方，以見聞所及，西藏人之精於「聲明」文學者，不過七八人而已。

二 學理研究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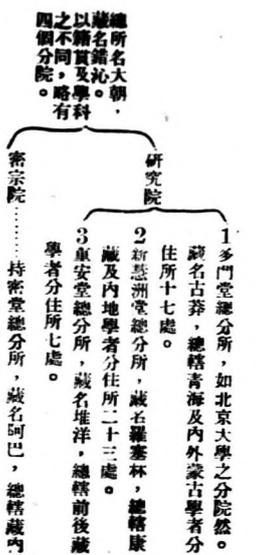
甲 教育制度

一，校址及其取用之原因 查西藏政教混一，先由印僧傳入薩迦教，俗呼白教，即漢人所謂之顯教，次由蓮花生法師傳入密教，俗呼爲紅教，即西藏之舊教，所有典籍經文，純係佛學。迨至明永樂朝，青海宗喀巴大師出世，乃大加改革，極得民心之信仰，於是西藏政教由白教而轉至紅教，復由紅教而變爲黃教，亦即西藏之新教，此民國紀元前四百前事也。其後西藏政教人物，皆由黃教中選出。達賴喇嘛，藏王，以及一班僧俗官員，盡爲黃教徒矣。故學理研究系之學府，亦取用黃教三大根據地之三大寺爲校址矣。三大寺者，一則蚌寺，二則色拉寺，三則登寺，皆在前藏。其學生亦以三大寺之研究學理之喇嘛爲當然學生，此該系校址及其取用之原因也。

二，籍貫 其學子之籍貫，則略有前藏，後藏，藏南各府，藏北

，西藏東部，西康西部，西康南部，西康北部，雲南各地，如現在雲南主席之子，即在藏中該承讀書。川邊十八土司等地，青海蒙藏兩籍，外蒙古，陝北蒙古，甘肅蒙古，熱河蒙古，察哈爾蒙古，綏遠蒙古，以及各地蒙古人，例年均有赴藏入學者。

三、組織 查三大寺學者，除持密宗總分所係專門研究密咒持誦，不事講學外，其他總分所各年級生，均有入學研究講學之義務。例年新生於十一月初，即行開始入文殊寶寺（藏名「將陽寶寺」）講學。其有學生，不同講學或無力講學者，須交罰金藏銀二錢七分五厘，交總分所主任轉呈寺監。三大寺因人數之多寡不同，故有人小之異，今暫就三大寺中最大之別蚌寺組織，列表如後：



按別蚌寺有學者七千七百人，各地學者來寺後，分別因其籍貫，依照既定之分住所居住。各分住所之名稱，係因各學生原籍之地名或其地名之意義名之。如青海阿斗縣學子之分住所，則名曰阿斗，又如

西藏教育鳥瞰

藏南光伯府學子之分住所，則名曰光伯，其名稱，由達賴喇嘛定之。全三大寺研究院，每年有特等畢業生三名，如滿清之三元，一等畢業生十七名，合為二十名，等於滿清時之進士，二等畢業生，全三大寺十名，三等及四等畢業生無定額，但其數目亦不能出一等數目之半。畢業後即成博士，藏名葛什，此該系組織之概略也。

四、報名手續 大多學生因路途遙遠，而且川藏康青蒙古等地入藏，交通尤感不便，故此每年二三月由其家起程，迨八月後方克進藏。學者初至，例須先到各該分住所報到，然後由各該分所主任携往各該分院報名聆調，並須交納報名費藏銀二錢五分五厘，是為入籍費，由分院分別予以註冊登記。如學生有行為不端，以及破壞紀律情事發生時，則統由各該分住所負責，此外並不須要保證及介紹手續，此報名之情形也。

乙 教育程序

一、教材之科別 學理研究系學者，所取用之教材，概由各該分院規定，純為佛學及印度哲學。總編佛教與哲學之要義，別成爲九部；復雜集五部之要義，撮爲一部，名曰雜集論，藏名杜然兒，是爲一、二、三年級生之基本教科書。由三年級起始，因學員等對五部文學於二年之間，已稍具影響，於是次第習學五部文學。茲分誌五部文學及其內容如下：

1. 顯証莊嚴論 爲佛教般若部。內中包括心理學，心理分析；三

時學，過去現在未來之研究，並有指定註解，以為根據，是為第一部學科。

2, 中觀論 為性宗部。內中包括三性論，依他起性，藏名信注，偏計執性，藏名滾答，圓成實性，藏名永竹，及無性論，三無自性論，亦有指定註解，以為根據，是為第二部學科。

3, 闡明廣論 為哲學部。內中包括印度各派哲學，如一元子論；二元子論等。本書因係解釋外道之學說，故禁止在各該院講習，另定在西藏拉薩市西南方文殊寶寺，藏名將陽貢却，每年由十一月一日起，講習一個半月。三大寺學者例年均有到該處講學之義務，是為第三部學科。

4, 調伏論 為戒律部。內中包括佛教大小乘教之律學，是為第四部學科。

5, 寶藏論 為社會部。內中包括元始學，世界之創造，人生學，人之生死因果等，是為第五部學科。

附註：上述三藏，乃佛說之總稱；曰經藏，曰律藏，曰論藏。經藏又有三種差別：

- 一，佛口所說經，如金剛經，彌陀經等是；
- 二，光明經，由佛功德光顯中現出者，如密宗等一切密咒是；
- 三，隱密經，係由大菩薩所說，經佛印可者，如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是。律藏中亦有五戒，十戒，二百五十三戒（漢人二百五十一戒），五百戒等之別。論藏係佛徒釋本師印可解釋佛經之著作，如三論，起信論等。此中所云本師，係指心真中所尊奉之佛聖言，如顯密文殊菩薩等，皆可為人之本師，經稱經律論曰三藏。

二、學期及學年 本系學生共為十九年，因學科之差別，復分為七個學期：第一期杜然兒（雜集論）二年，第二期顯證莊嚴論五年，第三期中觀論五年，第四期因明論，每年學一個半月，於十五學年中約合二年，第五期調伏論二年，第六期寶藏論一年，第七期四年，是為溫習備考期。除由十六年至十九年溫習備考期外，由一年級至十五年級，共為十五級，此其年級及學期之概況也。

三、學期及假期 於一年十二個月內，規定有八個講學期，遇有閏月則另加一期。每期限有多寡之不同，短者半月，長者三十天，平均一期約十八日。每月有例假四天，如內地學校之星期，另有大典紀念例假日，不在此限。平常例假並無一定日期，或三日或五日，最多八日內即有例假一天，更有因事連放假二日時。例假前由分院監督當家公布，如明日或後日應放假，則曰明日或後日放假。總全年八個講學期，共約五個月；其餘七個月，另有大小祈禱期一月零一日，新年放假約十日，赴文殊寶寺講習明論一個半月係在估講學期與讀書期間，其餘是為讀書期，此全年學期與假期之概況也。

四、學假期表 茲畧述講學期，讀書期，大小祈禱期，及年假期，分別列表如次：

- 1, 大祈禱期間 每年藏歷（註一）一月二日或三日，至一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為大祈禱期（註二）。學者須於每日午夜赴會所講學各一次，藉以參加博士畢業式，由各畢業博士登台講考。
- 2, 第一讀書期（註三） 由一月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至二月二日

是為第一讀書期。

3. 第一講學期(註四) 由二月三日至二月十七日為第一講學期，十八十九二日休息。

4. 小祈禱期(註五) 由二月二十日至三十日為小祈禱期。

5. 第二讀書期 由三月一日至十六日為第二讀書期。

6. 第二講學期 由三月十七日至四月二日為第二講學期。

7. 方便讀書期 由四月三日至十五日為方便讀書期。

按方便讀書期，因禮俗四月為全年第一賢善月，學生有欲積福，如轉廟轉塔拜佛拜塔等得方便許可，他時十五歲以下學生，不得參加。

8. 第三講學期 由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為第三講學期。

9. 第三讀書期 由五月十六日至六月三十日為第三讀書期。(附六月三十至七月初二為遊嬉日。)

10. 第四講學期 由七月三日至十七日為第四講學期。

11. 第四讀書期 由七月十八日至八月初六日為第四讀書期。

12. 第五講學期 由八月七日至二十五日為第五講學期。

13. 第五讀書期 由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為第五讀書期。

14. 第六講學期 由九月十六日至三十日為第六講學期。

15. 第六讀書期與第七講學期第七讀書期暨是文殊寶寺講學混合期 由十月一日至十五日為第六讀書期，由十六日至三十日為第七講學期，由十一月一日至十五日為第七讀書期。又在此期間，如赴文殊寶寺講習因明論則不參加第六讀書及第七講學與第七讀書，故稱混合期。

西藏教育局

16. 第八講學期 由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十五日為第八講學期。

17. 年假期 由十二月二十日左右至一月二日或三日為年假期，如遇有閏月時則另加講學讀書各一期。

附註一：歲曆 按西藏曆推算法，與內地曆書多有不同之處。例如大小進法大致與西曆相彷彿，但亦不十分相同。其大進有三十日者，小進有二十八日者，其大小進法保較複雜。如一月十五日于吉，第二日開闢一日，是為單十五日，又如一月四日于吉，過去初三日即為初五日，每月有增二日減一日者，亦有增一日減二日者，更有增二日減二日者，增少減多，總為閏月，此際又與內地曆書進法相似。但每月無論增多少或減少多少均有三十日，此際則與中西曆皆不同之處。其他異端頗多，如遇有丙丁之年即稱為火年，其年所生之人亦即為火命，例如丙午年生人在中曆為天河水命，在藏歷則為山頭火命也。

附註二：大祈禱期 按藏府定例，每年召集三大寺大小僧人在前藏舉行。界衆生祈禱和平息災會一次。並利用三大寺全體學者齊集一堂之際，舉行博士會考。全會人多時能有五萬餘人出席，最少時亦有二萬餘人出席也。

附註三：講學期 即專門講學，不從高階講學之時間也。

附註四：講學期 即專門講學，不從高階講學之時間也。

附註五：小祈禱期 即不限制全體學生出席，其舉行日期，及出席人數均不及大祈禱之年故云。

丙 教育方法

一、背讀原文 按原理研究系學生，除須依照喇嘛規則，應背讀祈禱，供養，禮災等一切佛門功課外，對於五部文學之原文，並須背

西藏教育局

讀或誦。學生爲專門讀書起見，每於讀書期間赴附近山中讀書，故西藏地山中多有讀書石洞，或造自人工，或成自天然，其大窟可容四五十人，小窟可容二三人，學生每結其平日相聚者，同覓一山窟讀書。每日除燉茶備餐外，更須輪流到山上拾取乾牛糞，以代柴木之用。所有舖蓋飯具，以及炒面，黃油，鹽，茶，菜蔬等，均於最初上山時携往，故於山讀期間，多不下山而專攻讀。有時學生不待講學期完，前一日即上山讀書，必俟下次講學期開始，方始下山歸校，以五部文學之原文讀覽爲止。

二，講學法 學生講學方法，由指導講師依學科原文口授之。例如經集第一章：「色二或二十」，先講色之性，色之相，色之爲用，色之差別等，又例如何者爲色二？再復何爲根本色？何爲枝末色？何爲形色，何爲顯色？形色與顯色之關係，必須講明色二乃係指形色與顯色言，形色又有長，短，方，圓，高，下，正，不正等八種，顯色又分根本顯色與枝末顯色之不同，根本顯色有青，黃，赤，白四種，枝末顯色有聲，影，雲，霧，塵，蒸氣，日光，暗等八種，共形色顯色有二十種差別，故曰「色二或二十」。學生秉承師教，依照規定時間，到講學院與同年級生，互相講習。

三，講辯方法 學生講學，書寫機會甚稀，偏重於背誦及辯論，故對於文法之解釋及書寫法，多不甚了。講師於教授，時亦僅用口頭批講，並不著書，於是學生放棄文字之了解，而趨重於辯論。其辯論方法，有單人辯論及公同辯論兩種：單人辯論，係單人問單人答，公同辯論，係由教師或總管監視，多人問難，一人答辯。於辯論時，答

者坐，問者立，先由問者致詞曰：如是有法，然後學題詰難。如係正式會考席上，問者並須背誦所欲問之原文，其遇有大活佛考試時，爲表示尊敬起見，有時亦須背誦原文。答者所答如不符所問書中意旨而係出諸杜撰者，問者即用最尖銳之呼聲呼曰「笛」（大智慧文殊菩薩咒之種子咒），收起所說，所答非是故。如答者必堅持其所答之意旨，則問者應反復以理由辯駁之，最後並得引讀原文以証之。在問者駁倒其理由，或提出原文時，答者應立刻改正其說，問者遇答者前後語言不符，如先說突尼司在地中海南，後又謂突尼司在地中海北時，問者得用羞字齊之。學生於公衆辯論時，由一人或二人並坐台上，問者列坐台下兩廂，由一人立台前舉題問難，餘者羣相呼應。如答者對所問題目生疎，不能立時答出，得由坐者一人起始喊曰：「說呀！」餘衆相隨呼喊：「說呀！」如答者遇有前言不達後語，所謂自語相違，而結果仍承認他言時，得由坐者一人喊曰：「羞！」餘衆亦同呼「羞！」俟一問題辯論終結，乃另由一人起見舉另題問難，在每一問者問完後，並須致吉祥詞。如謂：今日你問答詰難，係同爲解脫苦惱故，答者答是，並須脫帽致謝。如問者係博士或貴冑活佛時，事前須由各該分住所主任嚮前恭請出席，問畢復趨前恭請退席。有時因恐問者過事辛苦，而請退席者。

四，學生畢業之等級出路 按本系學生，除前生曾任藏王，或達賴喇嘛太傅，三大寺教官，以及三大寺文學教授者，於畢業年限，得有小通融並規定外；所有普通學生，均須依照學制程序，在院肄業十九年，方准畢業。學生畢業因學問關係，復有等級及出路之不同，茲

再分誌各等畢業生之等級，及各等之出路如下：

1，特等畢業生。每年三名，有內地從前之三宗然。畢業後即入溫讀所（註一）受調三年，受調期滿得候升溫讀所左右教師，再候升總教官（註二），再候升藏王。受調期滿間亦有不從事進取，專門研究密宗修行者。

附註一：溫讀所。據藏中有上溫讀所，下溫讀所兩處，各有學生五百，專門研究密宗教法，以及行持者。上溫讀亦名左溫讀，下溫讀亦名右溫讀，故該兩所教官又名左右教官。兩所地位平等，並無大小之別，學生應入何所受調，係以唐實別之。如熱爾彌古學生應入上溫讀所則不入下溫讀，陝北藏古學生應入下溫讀所，則不入上溫讀所。

附註二：三大寺總教官。按該教官為藏中最高文教界之權威，由上溫讀所二教官輪次升授。如現在教官係由左教官升補者，下溫讀教官即由右教官升補。每任七年。除用在教官內編高僧，內前應各候補均早死，故五十餘歲即已獲總教官地位，其餘概在七十五歲以上，故多有不能完任即行死亡者。如任滿不死即有候升藏王之希望，所謂一人（指達賴喇嘛）之下，萬人之上。自前此達賴喇嘛其派代理藏王後，總教官升強王已無形取消，即係復此制與否，則須視藏政府未來之演變也。

2，一等畢業生。每年十七名，等於內地從前之進士及第。畢業後亦得入溫讀所受調三年，期滿後得升任各該溫讀所散教授，或三大寺各該寺之文學教授，間亦有專研密宗，或返鄉布教者。以上所述兩等畢業生係在同一時間畢業，均須經過達賴喇嘛驗試合格，方克畢業。

西藏教育鳥瞰

3，二等畢業生。十名。按此等畢業生係於五部文學僅精通三四部者，經殿試後亦得例入溫讀所受調三年，受調期滿，准予升任三大寺散教授，或各寺活佛教授，並得散教學生，或返籍布教。其間亦有專門修行研究密宗者。

4，三四等畢業生。係於五部文學僅能通達一二部者，並不須殿試，僅由各該院文學教授許可。此種多不入溫讀所受調，故毫無出路可言。其中亦間有精通五部文學，但為避免入溫讀所受調，故請入三四等畢業者。

五，畢業之手續及儀式。其畢業手續，除須經過達賴喇嘛特別殿試，及普通考試外，凡畢業皆須於本學院依照各人地位布施油飯奶茶各一次，必要者並須散放金錢一次，如同內地畢業生畢業禮之慶祝請客。茲分誌各級畢業生請客儀式如次：

1，曾任藏主或達賴教官之佛畢業儀式。按此等畢業生地位崇高，畢業時例須在大祈禱會上散放金錢油茶各一次，並須在各該學府散放錢茶及肉飯一次，錢數須超過最初入學時所捐錢數之半，方為合格。例如最初入學時，每人捐放一元錢，於畢業時最少亦須散放一元五角，不然雖才高北斗，亦不能稱博士。（按「博士」藏語「葛什」。）

2，曾任三大來總教官之活佛畢業儀式。此種活佛於畢業時，除須經過學期年限，並須經過各種考試合格外，亦須於該學寺院，散放金錢，酥茶，肉飯一次，方准畢業。如經濟不足，則不敢畢

五九

業，必請親赴各處募集資金後方能畢業也。

3. 文學教授活佛及一班捐授太學生等畢業之儀式 按此等畢業生，備領於本學院分院發放金鐘，肉飯，酥茶一次。其金鐘之增加，與上述一二級同。

4. 普通學生畢業儀式（指最初入學時並未捐放金鐘者） 此種畢業生於畢業時，除須依照規定年限學科學習，並須絕過各種考試外，亦須於舉行畢業典禮時請全分學院吃肉飯酥茶一次。其學識優異，文筆素著者，肉飯住否皆可；倘學識稍遜者，則肉飯中必須多加油肉米菜。倘學識不及人，而所放肉飯復不佳者，人必罵之曰：「此公學問直與此稀飯等爾」。蓋其學問稀鬆也。

附註：按西藏之肉醬製法，先將糌米，牛肉，藏香，鹽，奶油，奶粉，葡萄乾等加鹽煮熟，用杵杵成泥，味極鮮美。內地各種麵粉，雖亦有仿製者，但均不如西藏所製之味純。一因水分不同，二因藏牛肉係選牛肉來肥而厚，三因西藏仍用牛奶油，且其牛油，味極香烈。故西藏之油飯，他處不能製，是為西藏食品中佳味之一。

六、經費 總三大寺常年經費，除由西藏政府給有封民封地，年由封民納稅納役外，計別封地之基金約在二萬萬兩以上（藏銀），例年以其利息作爲開辦之用，除則散給學生，此爲固定基金。此外更有尼泊爾商人，康藏商人，以及青海蒙古各王公活佛等，例年在寺中之供養，爲數頗鉅，總計每一學生每年能領到一百三四十兩藏銀；另有麥一斗（按青麥色青連名青稞，甘陝邊疆皆有種者，炒熟磨麵，名爲炒麵，

藏名糌粑），炒麵一斗，黑豌豆胡豆青稞混合一斗，炒青稞約八升，鹽糖約各一斗，麵供約二十斤，桃杏菓子，則視收穫之佳否而定，酥油約一斤，紅酥塊糖約一斤，俗呼權權糖糖，每日晨並由院中供給油茶妙麵食用。此經費之概況也。

三 結論

甲 優點與劣點

綜上以觀，西藏之教育，用政治文學系，及學理研究系，兩大派包括矣。此點於西藏普通人民心理上，大致以爲政治文學派偏重於文字，而忽於學理；學理研究派則偏重於學理，而忽於文字；即文學派亦自認爲精於學理爲研究派之所專，研究派亦自以爲精於文字乃文學派之特長，故西藏大政治家對於學理之專詞亦不甚了了，而研究派大博士竟有不善書寫普通書信者。但兩派確能各盡其長，領導一班，忠實爲國家社會服務，西藏之治，未始非其力量也。然而兩派固互有其短長矣，不過研究派之優點較多，如背讀原文，辯論入微，均可作爲現代教育之參考，賢者其以爲然乎？

乙 西藏教育之狀況

查西藏土地之大，人民之馴，及其教育方法之卓越，本有普及教育之必要，惜爲封建制度所限，教育尙待倡興，故人民智識，仍極誠鈍。予在藏時，嘗聞藏人談話，每云：「外國人有打燈，如來便識；漢人什麼，來則擊之。」直不知人世潮流變化之情形。可親愛的藏胞

，有以爲人不可過於聰明，仍信賴誠實大爺傳之語言爲可靠。茲將誌誠實大爺傳事一則，以資反證其教育之狀況：

「大爺誠實，一天到盤布地方，見放牛童子往河邊捕魚。誠實大爺立刻趕上前去說：『我把魚山上水趕下來，你們如何捉了現成，我們只好一同煮着吃。』牧童們見說，也無可如何，祇好答應了這河吃的條件。魚將要熟的時候，誠實大爺便說：『你們煮魚，我給你們看牛去。』說完跑上山坡，把牛全趕向荒郊去了。然後跑回來，很遠的對煮魚的牧童們說：『你們的牛被狼趕到荒郊去了，你們快去看看啊！』但見那些牧童油嘴滑舌的對誠實大爺說：『你快來吧！這魚全鑽到沙土裡去了。』說罷嘻嘻的看牛而去。誠實大爺原想用智把牧童們誘開，他好一人吃魚，忽聽魚鑽

沙土，如何肯信？及至近前觀看，果然魚尾朝天，一齊鑽入沙土中，不禁也自詫異。遂用手拔出看時，原來牧童們早已竊知誠實大爺之意，於是商量把魚吃完，將魚尾揮入沙土中。誠實大爺自以爲人智莫及，今竟爲盤布牧童所騙，不禁愀然道：『這些孩子太聰明了，後來恐無好果。』結果盤布地方，俗尚共妻制度，傳爲早年人心太以聰明所致。」

人民保存此種心理，雖爲一種美德，但其義教不普及，亦可概想見矣。然而今後果應如何增強西藏之義教，此點意義重大，須視國力發展如何而定也。

【筆者：西藏研究家】

徵稿簡約

- 一 本刊接受外稿。
- 二 稿件標準如下：
 - 甲 關於中央亞細亞之學術研究及調查。所包括之地域爲新疆，甘肅，青海，寧夏，西藏，西康，內外蒙古及蘇聯領中央亞細亞諸國。
 - 乙 可供中央亞細亞之調查研究作爲參考資料者。
- 三 來稿文體不拘；但須繕寫清楚，附加新式標點。稿末並應註明投稿人真實姓名及通訊地址。
- 四 來稿經發表後，由本會酌致現金爲酬，每千字五元起碼。其價值特殊者，得另洽優待辦法。投稿人却酬者，請預先聲明。
- 五 來稿因性質不合或其他理由不能登載時，由本會負責退還；並附贈近期本刊一冊，以答雅意。
- 六 來稿請逕寄北京南池子四十七號中央亞細亞協會編輯部。

中央亞細亞

第二卷·第一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

編輯人

北京南池子四十七號
姚 鑒

發行所

北京南池子四十七號
中央亞細亞協會編輯部
電話東(五)五〇六四

印刷所

武 德 報 社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七一
電話東(五)二九三一

目	價
中央亞細亞	一年，出四期
每卷四期	定價四元(郵費在內) (國內國外一律)
每期一冊	定價壹圓(郵費在內) (國內國外一律)

注意：本刊論著未經同意時不許轉載或翻譯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

中 央 亞 細 亞 協 會 發 行